

中国古代言情小说选
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

枝在墙东花在西，自从落地任风吹。
枝无花时还再发，花若离枝难上枝。

这四句乃昔人所作弃妇词。言妇人之随夫，如花之附于枝；枝若无花，逢春再发；花若离枝，不可复合。劝世上妇人事夫尽道，同甘同苦，从一而终，休得慕富嫌贫，两意三心，自贻后悔。

且说汉朝一个名臣，当初未遇时节，其妻“有眼不识泰山”，弃之而去，到后来悔之无及。你说那名臣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谁。那名臣姓朱，名买臣，表字翁子，会稽郡人氏。家贫未遇。夫妻二口，住于陋巷蓬门。每日买臣向山中砍柴，挑至市中卖钱度日。性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肩上虽挑着柴担，手里兀自擎着书本，朗诵咀嚼，且歌且行。市人听惯了，但闻读书之声，便知买臣挑柴担来了。可怜他是个儒生，都与他买。更兼买臣不争价钱，凭人估值，所以他的柴比别人容易出脱，一般也有轻薄少年及儿童之辈，见他又挑柴，又读书，三五成群，把他嘲笑戏侮。买臣全不为意。

一日，其妻出门汲水，见群儿随着买臣柴担，拍手共笑，深以为耻。买臣卖柴回来，其妻劝道：“你要读书，便休卖柴；要卖柴，便休读书。许大年纪，不痴不颠，却做出恁般行径，被儿童笑话，岂不羞死！”买臣答道：“我卖柴以救贫困，读书以取富贵，各不相妨，繇他笑话便了。”其妻笑道：“你若取得富贵，也不去卖柴了。自古及今，那见卖柴的人做了官？却说这没把鼻的话！”买臣道：“富贵贫贱，各有其时。有人算我八字，到五十岁上必然发迹。常言‘海水不可斗量’。你休料我。”其妻道：“那算命先生，见你痴颠模样，故意耍笑你。你休听信。到五十岁时，连柴担也挑不动，饿死是有分的，还想做官！除是阎罗王殿上少个判官，等你做！”

买臣道：“姜太公八十岁尚在渭水钓鱼，遇了周文王以后车载之，拜为尚父。本朝公孙弘丞相，五十九岁上还在东海牧豕，整整六十岁方才际遇今上，拜将封侯。我五十岁人发迹，比甘罗虽迟，比那两个还早。你须耐心等待去。”其妻道：“你休得攀今吊古。那钓鱼牧豕的，胸中都有才学。你如今读几句死书，便读到一百岁，只是这个嘴脸，有甚出息，悔气做了你老婆！你被儿童耻笑，连累我也没脸皮！你不听我言，不抛却书本，我决不跟你终身，各人自寻道路，休得两相担误！”

朱买臣道：“我今年四十三岁了，再七年，便是五十，前长后短，你就等耐也不多时，直恁薄情，舍我而去，后来须要懊悔。”其妻道：“世上少甚挑柴担的汉子？懊悔甚么来？我若再守你七年，连我这骨头不知饿死于何地了！你倒放我出门，做个方便，活了这条性命！”

买臣见妻决意要去，留他不住，叹口气道：“罢！罢！只顾你嫁得丈夫，强似朱买臣的便好！”其妻道：“好歹强似一分儿！说罢，拜了两拜，欣然出门而去，略不回顾。买臣愀然感慨不已，题诗四句于壁云：

嫁犬逐犬，嫁鸡逐鸡。

妻自弃我，我不弃妻。

买臣到五十岁时，值汉武帝下诏求贤。买臣到西京上书，待诏公车，同邑人严助荐买臣是会稽人，必知水土民情利弊，即拜为会稽太守，驰驿赴任。

会稽长吏闻新太守将到，大发人夫修治道路。买臣妻之后夫亦在役中。其妻蓬着跳足，随伴送饭；见太守前呼后拥而来，从旁窥之，乃故夫朱买臣也。买臣在车中一眼瞧见，还认得是故妻，遂使人招之，载于后车，到府第中。故妻羞惭无地，叩头谢罪。买臣教请他后夫相见。

不多时，后夫唤到，拜伏于地，不敢仰视。买臣大笑，对其妻道：“似此人未见得强似朱买臣也。”其妻再三叩谢，自悔有眼无珠，顾降为婢妾，伏事终身。买臣命取水一桶，泼于阶下，向其妻说道：“若泼水可复收，汝亦可复合。念你少年结发之情，判后园隙地与汝夫妇耕种自食。”其妻随后夫走出府第。路人都指着说道：“此即新太守旧夫人也。”于是羞极无颜，到于后园，遂投河而死。有诗为证：

漂母尚知怜饿士，亲妻忍得弃贫儒。

早知复水难收取，悔不当初任读书。

又有一诗说欺贫重富，世情皆然，不止一买臣之妻也。诗曰：

尽看成败说高低，谁识蛟龙在污泥？

莫怪妇人无法眼，普天几个负羁妻。

这个故事是妻弃夫的。如今再说一个夫弃妻的。一般是欺贫重富，背义忘恩，后来徒落得个薄幸之名，被人议论。

话说故宋绍兴年间，临安虽然是个建都之地，富庶之乡，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。那乞丐中有一个为头的，名曰“团头”，管着众丐。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，团头要收他日头钱；若是雨雪时，没处叫化，团头却熬些稀粥，养活这伙乞丐，破衣破袄，也是团头照管；所以这些乞丐，小心低气，服着团头，如奴一般，不敢触犯。

那团头见成收些常例钱，将钱在众乞丐中放债盘利，若不闾有赌，依然做起大家事来。他靠此为生，一时也不想改业。只是一件：团头的名儿不好，随你挣得有田有地，几代发迹，终是个叫化头儿，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；出外没人恭敬，只好闭着门自屋里做大。

虽然如此，若数着良贱二字，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，到数不着那乞丐。看来乞丐只是没钱，身上却无疤痕。假如春秋时伍子胥逃难，也曾吹箫于吴市中乞食；唐时郑元和做歌郎唱莲花落，后来富贵发达，一床锦被遮盖。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。可见此辈虽然被人轻贱，到不比娼优隶卒。

闲话休题。如今且说杭州城中一个团头姓金名老大，祖上到他，做了七八个团头了，挣得个完完全全的家事，住的有好房子，种的有好田园，穿的有好衣，吃的有好食，真个廩多积粟，囊有余钱，使婢驱奴，虽不是顶富，也是数得着的富家了。那金老大有志气，把这团头，让与族人金癞子顶了，自己见成受用，不与这伙乞丐歪缠。然虽如此，里中口顺，还只叫他是团头家，其名不改。金老大年五十余，丧妻无子，止存一女，名玉奴。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无瑕堪比玉，有态欲羞花。

只少宫妆扮，分明张丽华。

金老大爱此女如同珍宝，从小教他读书识字。到十五六岁时，诗赋俱通，一写一作，信手而成。更兼女工精巧，亦能调筝弄管，事事伶俐。金老大倚着女儿才貌，立心要将他嫁个士人。虽是那名门旧族中，急切要这一个女子，亦不易得，可恨生于团头之家，没有相求。若是平常经纪人家，没前程的，金老大又不肯扳了他。因此高低不就，把女儿直捱到一十八岁，尚未许人。

偶然有个邻翁来说：“太平桥下有个书生，姓莫，名稽，年二十岁，一表人才，读书饱学，只为父母双亡，家贫未娶，近日考中，补上太学生情愿入赘人家。此人正与令媛相宜，何不招之为婿？”金老大道：“就烦老翁作伐何如？”邻翁领命，径到太平桥下，寻那莫秀才，对他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祖宗曾做过团头的，如今久不做了，只贪他好个女儿，又且家道富足。秀才若不弃嫌，老汉即当玉成其事。”

莫稽口虽不语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今衣食不周，无力婚娶，何不偏就他家，一举两得？”也顾不得耻笑，乃对邻翁说道：“大伯所言甚妙。但我家贫乏聘，如何是好？”邻翁道：“秀才但是允从，纸也不费一张，都在老汉身上。”

邻翁回复，两相情愿，择吉连姻。金家倒送一套新衣与莫秀才穿着了过门成亲。莫生见玉奴才貌，喜出望外，不费一钱，白白的得了个美妻，又且丰衣足食，事事称怀，就是朋友辈中晓得莫生贫苦，无不相谅，到也没人去笑他。

到了满月，金老大备下盛席，教女婿请他同学会友饮酒，荣耀自家门户，一边吃了六七日酒。何期恼了族人金癞子。那癞子也是一班正理。他道：“他也是团头，我也是团头，只你多做几代，挣得钱钞在手，论起祖宗一派，彼此无二。侄女玉奴招婿，也该请我吃杯喜酒。如今请人做满月，开宴六七日，并无三寸长一寸阔的请帖儿到我，你女婿做秀才，难道就做尚书宰相？我就不是亲叔公，坐不起凳头？直恁不觑人在眼里！我且去蒿恼他一场，教他大家没趣！”叫起五六十个丐户，一齐奔到金老大家里来。但见：

开花帽子，打结衫儿。旧席片，对着破毡条；短竹根，配着缺糙碗。叫爹，叫娘，叫财主，门前只见喧哗；弄蛇，弄狗，弄糊猕，口内各呈伎俩。敲板唱杨花，恶声聒耳；打砖搽粉脸，丑态逼人。一班泼鬼聚成群，便是钟馗收不得。

金老大听得闹吵，开门看时，那金癞子领着众丐户，一拥而入，嚷做一堂。癞子径奔席上，拣好酒好食，只顾吃，口里叫道：“快教侄婿夫妻拜见叔公！”唬得众秀才站脚不住，都逃席去了，连莫稽也随着众朋友躲避。

金老大无可奈何，只得再三央告道：“今日是我女婿请客，不干我事，改日专治一杯与你陪话。”又将许多钱钞，分赏众丐户；又抬得两瓮好酒，和些活鸡活鹅之类，教众丐户送去癞子家，当个折席。直乱到黑夜，方才散去。

玉奴在房中气得两泪交流。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，次早方回。金老大见女婿，自觉出丑，满面含羞。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乐，只是大家不说出来。正是：

哑子尝黄柏，苦味自家知。

却说金玉奴只恨自己门风不好，要挣个出头，乃劝丈夫刻苦读书。凡古今书籍，不惜价钱买来，与丈夫看；又不吝供给之费，请人会文会讲；又出货财，教丈夫结交延誉，莫稽繇此才学日进，名誉日起，二十三岁发解，连科及第。这日琼林宴罢，鸟帽宫袍，马上迎归，将到丈人家里，那街坊上人争先来看。儿童辈都指道：“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。”

莫稽在马上听得此言，又不好揽事，只得忍耐；见了丈人，虽然外面尽礼，却包着一肚子忿气，想道：“早知有今日富贵，怕没王侯贵戚招赘为婿，却拜个团头做岳丈，可不是终身之玷！养出儿女来，还是团头的外孙，被人传作话柄！如今事已如此，妻又贤慧，不犯七出之条，不好深绝得。正是事不三思，终有后悔。”为此心中怏怏，只是不乐。

玉奴几遍问而不答，正不知甚么意故。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贵，却忘了贫贱的时节，把老婆资助成名一段功劳，化为冰水。这是他心术不端处。

不一日，莫稽谒选，得授无为军司户。丈人治酒送行。此时众乞丐料也不敢登门吵闹了。喜得临安到为军是一水之地，莫稽领了妻子登舟赴任。行了数日，到了采石江边，维舟北岸。其夜月明如昼，莫稽睡不能寐，穿衣而起，坐于船头玩月，四顾无人，又想起团头之事，闷闷不悦。忽然动一个恶念：除非此妇身死，另娶一人，方免得终身之耻。心生一计，走进船舱哄玉奴起来看月华。

玉奴已睡了，莫稽再三逼他起身。玉奴难逆丈夫之意，只得披衣走至马门口，舒头望月，被莫稽出其不意，牵出船头，推堕江中。悄悄唤起舟人，分付：“快开船前去，重重有赏，不可迟慢！”舟子不知明白，慌忙撑篙荡桨，移舟于十里之外。住泊停当，方才说适间奶奶因玩月堕水，捞救不及了，却将三两银子赏与舟人为酒钱。舟人会意，谁敢开口。船中虽跟得有几个蠢婢子，只道主母真个坠水，悲泣了一场，丢开了手，不在话下。有诗为证：

只为团头号不香，一朝得意弃糟糠，
尤瓦天缘结发终难解，赢得人呼薄幸郎。

你说事有凑巧。莫稽移船去后，刚刚有个淮西转运使许德厚，也是新上任的，泊舟于采石北岸，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坠水处。许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，开怀饮酒，尚未曾睡。忽闻岸上啼哭，乃是妇人声音，其声哀怨，好生凄惨，忙呼水手找看，果然是个单身妇人，坐于江岸，便教唤上船来，审其来历。原来此妇正是无为军司户之妻。金玉奴初坠水时，魂飞魄荡，已拼着必死，忽觉水中有物托起两足，随波而行，近于江岸。玉奴挣扎上岸，举目看时，江水茫茫，已不见了司户之船，才悟道丈夫贵而忘贱，故意欲溺死故妻，别图良配；如今虽得了性命，无处依栖，转思苦楚，以此痛哭；见许公盘问，不免从头至尾细说一遍；说罢，哭之不已。连许公夫妇都感伤坠泪，劝道：“汝休得悲啼，肯为我义女，再作道理。”

玉奴拜谢。许公分付夫人，取于衣替他通身换了，安排他后舱独宿，教手下男女都叫他小姐；又分付舟人不许泄漏其事。

不一日，到淮西上任，那无为军正是他所属地方，许公是莫司户的上司，未免随班参谒，许公见莫司户，心中想道：“可惜一表人才，干恁般薄幸之事！”

约过数月，许公对僚属说道：“下官有一女，颇有才貌，年已及等，欲择一佳婿赘之。诸君意中有其人否？”众僚属都闻得莫司户青年丧偶，齐声荐他才品非凡，堪作东床之选。许公道：“此子我亦属意久矣。但少年登第，心高望厚，未必肯赘吾家。”众僚属道：“彼出身寒门，得公收拔，如蒹葭衣玉树，何幸如之？岂以入赘为嫌乎？”许公道：“诸君既酌量可行，可与莫司户言之。但云出自诸公之意，以探其情，莫说下官，恐有妨碍。”

众人领命，遂与莫稽说知此事，要替他做媒。莫稽正要攀高，况且联姻上司，求之不得，便欣然应道：“此事全仗玉成，当效衔结之报。”众人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随即将言回复许公。许公道：“虽承司户不弃，但下官夫妇锺爱此女，娇养成性，所以不舍得出嫁。只怕司户少年气概不相饶让，或致小有嫌隙，有伤下官夫妇之心。须是预先讲过，凡事容耐些，方敢赘入。”

众人领命，又到司户处传话。司户无不依允。此时司户不比做秀才时节，一般用金花彩币，为纳聘之仪，选了吉期，皮松骨痒，整備做转运使的女婿。

却说许公先教夫人与玉奴说：“老相公怜你寡居，欲重赘一少年进士，你不可推阻。”玉奴答道：“奴家虽出寒门，颇知礼数。既与莫郎结发，从一而终。虽然莫郎嫌贫弃贱，忍心害理，奴家各尽其道，岂肯改嫁，以伤妇节？”言毕，泪如雨下。夫人察他志诚，乃实说道：“老相公所说少年进士，就是莫郎。老相公恨其薄幸，务要你夫妻再合，只说有个亲生女儿，要招赘一婿，却教众僚属与莫郎议亲。莫郎欣然听命，只今晚入赘吾家。等他进房之时，须是如此如此，与你出这口呕气。”

玉奴方才收泪，重匀粉面，再整新妆，打点结亲之事。到晚，莫司户冠带齐整，帽插金花，身披红锦，跨着雕鞍骏马，两班鼓乐前导，众僚属都来送亲，一路行来，谁不喝采！可是：

鼓乐喧闹白马来，风流佳婿实奇哉。

团头喜换高门眷，采石江边未足哀。

是夜转运司铺毡结采，大吹大擂，等候新女婿上门。莫司户到门下马，许公冠带出迎，众官僚都别去。莫司户直入私宅。新人用红帕复着，两个养娘扶将出来。掌礼人在槛外喝礼。双双拜了天地，又拜了丈人丈母，然后交拜，礼毕，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。

莫司户此时心中如登九霄云里，欢喜不可形容，仰着脸昂然而入。才跨进房，忽然两边门侧里走出七八个老妪丫鬟，一个个手执毛竹细棒，劈头劈脑打将下来，把纱帽都打脱了。肩背棒如雨下，打得莫司户叫喊不迭。正没想一头处，慌做一堆蹭倒，大叫“岳父岳母救命！”

正在危急，只听得房中娇声宛转，叫道：“休打杀薄情郎。且唤来相见。”众人方才住手。七八个老妪丫鬟，扯耳朵拽胳膊，好似六贼戏弥陀一般，脚不点地，拥到新人面前。司户口中还说道：“下官何罪？”举目看时，花烛辉煌，照见上边端端正正坐着新人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故妻金玉奴。莫稽此时魂不附体乱嚷道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众人都笑起来。只见许公自外而入，叫道：“贤婿休疑。此乃吾采石江头所认之义女，非鬼也。”

莫稽心头方才住了跳，慌忙跪下，拱手道：“我莫稽知罪了，望大人包容之。”许公道：“此事与下官无干。只吾女没说话就罢了。”玉奴唾其面骂道：“薄幸贼，你不记宋弘有言：‘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’当初你空手赘入吾门，亏得我家资财，读书延誉，以致成名，侥幸今日。奴家指望夫荣妻贵，何期忘恩负本，就不念结发之情，恩将仇报，将奴推坠江心。幸得上天可怜，得遇恩爹提救，收为义女；不然，一定葬于江鱼之腹，你却于心何忍！今日有何颜面，再与你完聚！”说罢，放声大哭，千薄幸万薄幸骂不住口。

莫稽满面羞惭，闭口无言，只顾磕头求恕。许公见骂得够了，方才把莫稽扶起，劝玉奴道：“我儿息怒。如今贤婿悔罪，料然不敢轻慢你了。你两个虽是旧日夫妻，在吾家只如新婚花烛。凡事看我之面，闲言闲语，一笔都勾罢。”又对莫稽道：“贤婿，你自家不是，休怪别人。今宵只索忍耐，待我教你丈母来解劝。”说罢，出房。少刻夫人来到，又调停了许多说话。二人方才和睦。

次日，许公设宴管待新女婿，将前日所下金花彩币依旧还道：“一女不受二聘。贤婿前番在金家已费过了，今番下官不敢重叠收受。”莫稽低头无语。许公又道：“贤婿常恨令岳翁卑贱，以致夫妇失爱，几乖伦理。今下官备员转运，只恐官卑职小，尚未满贤婿之意。”莫稽涨得面皮红紫，只是离

席谢罪。有诗为证：

痴心指望缔高姻，谁料新人是旧人？

打骂一场羞满面，问他何取岳翁新？

自此莫稽与玉奴夫妇和好，比前加倍。许公与夫人待玉奴如真女，待莫稽如真婿。玉奴待许公夫妇亦与真爹妈无异，连莫稽都感动了，迎接团头金老大在任所奉养送终。后来许公夫妇之死，金玉奴皆制重服，以报其恩。莫稽年至五十余，先玉奴而卒。其将死数日前，梦神人对他说：“汝寿本不止此，为汝昔日无故杀妻，灭伦贼义，上干神怒，减寿一纪，减禄三秩。汝妻之不死再合，亦是神明曲佑。一救无辜，一薄尔罪也。”莫稽梦觉嗟叹，对家人说梦中神语，料道病已不起。正是：

举心动念天知道，果报昭彰岂有私？

莫氏与许氏世世为通家兄弟，往来不绝。诗云：

宋弘守义称高节，黄允休妻骂薄情。

试看莫生婚再合，姻缘前定枉劳神。

（《古今小说》）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扫荡残胡立帝畿，龙翔凤舞势崔巍。
左环沧海天一带，右拥太行山万围。
戈戟九边雄绝塞，衣冠万国仰垂衣。
太平人乐华胥世，永保金瓯共日辉。

这首诗，单夸我朝燕京建都之盛。说起燕都的形势，北倚雄关，南压区复真乃金城天府，万年不拔之基。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，定鼎金陵，是为南京。到永乐爷，从北平起兵靖难，迁于燕都，是为北京。只因这一迁，把个苦寒地面，变作花锦世界。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，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。这位天子，聪明神武，德福兼全，十岁登基，在位四十八年，削平了三处寇乱。那三处：

西夏哮承恩，日本关白平秀吉，播州杨应龙。

平秀吉侵犯朝鲜，哮承恩、杨应龙是土官谋叛，先后削平。远夷莫不畏服，争来朝贡。真个是：

一人有庆民安乐，四海无虞国太平。

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，日本国关白作乱，侵犯朝鲜。朝鲜国王上表告急，天朝发兵泛海往救。有户部官奏准：目今兵兴之际，粮饷未充，暂开纳粟入监之例。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：好读书，好科举，好交结，后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。以此宦家公子，富室子弟，倒不愿做秀才，都去援例做太学生。自开了这例，两京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处。

内中有一个，姓李，名甲，字壬先浙江绍兴府人氏。父亲李布政，所生三儿，惟甲居长。自幼读书在庠，未得登科，援例入于北雍。因在京坐监，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院内，与一个名姬相遇。那名姬姓杜，名嫩，排行第十，院中都称为杜十娘，生得：

浑身雅艳，遍体娇香。两弯眉画远山青，一对眼明秋水润。脸如莲萼，分明卓氏文君，唇似樱桃，何异白家樊素。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！

那杜十娘自十三岁破瓜；今一十九岁，七年之内，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；一个个情迷意荡，破家荡产而不惜。院中传出四句口号来，道是：

坐中若有杜十娘，斗筭之量饮千觞；

院中若识杜老嫩，千家粉面都如鬼！

却说李公子风流年少，未逢美色，自遇上杜十娘，喜出望外，把花柳情怀一担儿挑在他身上。那公子俊俏的庞儿，温存的性儿，又是撒漫的手儿，帮衬的勤儿，与十娘一双两好，情投意合。十娘因见鸨儿贪财无义，久有从良之志；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，甚有心向他。奈李公子惧怕父亲，不敢应承。虽则如此，两个情好愈密，朝欢暮乐，终日相守，如夫妇一般，海誓山盟，各无他志。真个：

恩深似海恩无底，义重如山义更高。

再说杜妈妈，女儿被李公子占住，别的富家巨室，闻名上门，求一见而不可得。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钱，大差大使，妈妈胁肩谄笑，奉承不暇；日往月来，不觉一年有余，李公子囊篋渐渐稍虚，手不应心，妈妈也就怠慢了。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嫖院，几遍书来唤回家去。他迷恋十娘颜色，终日延捱；后来闻知布政在家发怒，越不敢回。

古人云：“以利相交者，利尽而疏。”那杜十娘与李公子，真情相好，

见他手头愈短，心头愈热。妈妈几遍教女儿打发李甲出院，见女儿不统口，又几遍将言语触突李公子，要激怒他起身。公子性本温柔，词气愈和。妈妈无奈，日逐只将十娘叱责道：“我们行户人家，吃客穿客，前门送旧，后门迎新，门庭闹如火，钱帛堆如垛。自从那李甲在此混帐一年有余，莫说新客，连旧主雇都断了。分明接了个锤尴老，连小鬼也没得上门，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气无烟，成什么模样！”

杜十娘被骂，耐性不住，便回答道：“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门的，也曾费过大钱来。”妈妈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。你只教他今日费些小钱儿，把与老娘，办些柴米，养你两口也好。别人家养的儿女，便是摇钱树，千生万活；偏我家晦气，养了个退财白虎！开了大门，七件事，般般都在老身心上，倒替你小贱人白白养着穷汉，教我衣食从何处来？你对那穷汉说，有本事出几两银子与我，到得你跟了他去，我别讨过丫头过活，却不两便？”

十娘道：“妈妈，这话是真是假？”妈妈晓得李甲囊无一钱，衣衫都典尽了，料他没处设法，便应道：“老娘从不说谎，当真哩。”十娘道：“娘，你要他许多银子？”妈妈道：“若是别人，千把银子也讨了，可怜那穷汉出不起，只要他三百两，我自去讨一个粉头代替。只一件：须是三日内交付与我，左手交银，右手交人，若三日没有来时，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公子不公子，一顿孤拐打那光棍出去，那时莫怪老身！”

十娘道：“公子虽在客边乏钞，谅三百金还措办得来。只是三日忒近，限他十日便好。”妈妈想道：“这穷汉一双赤手，便限他一百日，他那里来银子，没有银子，便铁皮包脸，料也无颜上门，那时重整家风，嫩儿也没得话讲。”答应道：“看你面，便宽到十日。第十日没有银子，不于老娘之事。”十娘道：“若十日内无银，料他也无颜再见了。只怕有了三百两银子，妈妈又翻悔起来。”妈妈道：“老身年五十一岁了，又奉十斋，怎敢说谎？不信时与你拍掌为定。若翻悔时，做猪做狗！”

从来海水斗难量，可笑虔婆意不良，

料定穷儒囊底竭，故将财礼难娇娘。

是夜，十娘与公子在枕边议及终身之事。公子道：“我非无此心，但教坊落籍，其费甚多，非千金不可，我囊空如洗，如之奈何！”十娘道：“妾已与妈妈议定，只在三百金，但须十日内措办。郎君游资虽罄，然都中岂无亲友，可以借贷。倘得如数，妾身遂为君之所有，省受虔婆之气。”公子道：“亲友中为我留恋行院，都不相顾，明日只做束装起身，各家告辞，就开口借贷路费，凑聚将来，或可满得此数。”起身梳洗，别了十娘出门。十娘道：“用心作速，专听佳音。”公子道：“不须分付。”

公子出了院门，来到三亲四友处，假说起身告别，众人倒也欢喜。后来叙到路费欠缺，意欲借贷。常言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”亲友们就不招架。他们也见得是，道：“李公子是风流浪子，迷恋烟花，年许不归，父亲都为他气坏在家。他今日抖然要回，未知真假。倘或说骗盘缠到手，又去还脂粉钱，父亲知道，将好意翻成恶意，始终只是一怪，不如辞了干净。”便回道：“目今正值空乏，不能相济，惭愧！惭愧！”人人如此，个个皆然，并没有个慷慨丈夫，肯统口许他一二十两。

李公子一连奔走了三日，分毫无获，又不敢回决十娘，权且含糊答应；到第四日又没想头，就羞回院中。平日间有了杜家，连下处也没有了，今日就无处投宿，只得往同乡柳监生寓所借歇。柳遇春见公子愁容可掬，问其来

历。公子将杜十娘愿嫁之情，备细说了。遇春摇首道：“未必，未必。那杜嫩曲中第一名姬，要从良时，怕没有十斛明珠，千金聘礼。那鸨儿如何只要三百两？想鸨儿怪你无他使用，白白占住他的女儿，设计打发你出门；那妇人与你相处已久，又碍却面皮，不好明言，明知你手内空虚，故意将三百两卖个人情，限你十日；若十日没有，你也不好上门，便上门时，他会说你笑你，落得一场褻读，自然安身不牢：此乃烟花逐客之计。足下三思，休被其惑。据弟愚意，不如早早开交为上。”

公子听说，半晌无言，心中疑惑不定。遇春又道：“足下莫要错了主意。你若真个还乡，不多几两盘费，还有人搭救；若是要三百两时，莫说十日，就是十个月也难。如今的世情，谁肯顾‘缓急’二字的？那烟花也算定你没处告贷，故意设法难你。”公子道：“仁兄所见良是。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中割舍不下，依旧又往外边东央西告，只是夜里不进院门了。

公子在柳监生寓中，一连住了三日，共是六日了。杜十娘连日不见公子进院，十分着紧，就教小厮四儿街上去寻。四儿寻到大街，恰好遇见公子。四儿叫道：“李姐夫，娘在家里望你。”公子自觉无颜，回复道：“今日不得工夫，明日来罢。”四儿奉了十娘之命，一把扯住，死也不放，道：“娘叫咱寻你，是必同去走一遭。”李公子心上也牵挂着十娘，没奈何只得随四儿进院。见了十娘，嘿嘿无言。十娘问道：“所谋之事如何？”公子眼中流下泪来。十娘道：“莫非人情淡薄，不能足三百金之数么？”公子含泪而言，道出二句：“

不信上山擒虎易，果然开口告人难。

一连奔走六日，并无铢两，一双空手，羞见芳卿，故此这几日不敢进院。今日承命呼唤，忍耻而来，非某不用心，实是世情如此。”十娘道：“此言休使虔婆知道。郎君今夜且住，妾别有商议。”

十娘自备酒肴，与公子欢饮。睡至半夜，十娘对公子道：“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？妾终身之事，当如何也？”公子只是流涕，不能答一语。渐渐五更天晓，十娘道：“妾所卧絮褥内，藏有碎银一百五十两，此妾私蓄，郎君可持去。三百金，妾任其半，郎君亦谋其半，庶易为力。限只四日，万勿迟误！”

十娘起身将褥付公子。公子惊喜过望，唤童儿持褥而去，径到柳遇春寓中，又把夜来之情与遇春说了；将褥拆开看时，絮中都裹着零碎银子；取出兑时，果是一百五十两。遇春大惊道：“此妇真有心人也！既系真情，不可相负。”当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，自出头各处去借贷，两日之内，凑足一百五十两，交付公子道：“吾代为足下谋债，非为足下，实怜杜十娘之情也。”

李甲拿了三百两银子，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，欣欣然来见十娘，则是第九日，还不足十日。十娘问道：“前日分毫难借，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两？”公子将柳监生事情又述了一遍。十娘以手加额道：“使吾二人得遂其愿者，柳君之力也！”两个欢天喜地，又在院中过了一晚。

次日，十娘早起，对李甲道：“此银一交，便当随郎君去矣。舟车之类，合当预备。妾昨日于姊妹中借得白银二十两，郎君可收下为行资也。”公子正愁路费无也，但不敢开口，得银甚喜。

说犹未了，鸨儿恰来敲门，叫道：“嫩儿，今日是第十日了。”公子闻叫，启户相延道：“承妈妈厚意，正欲相请。”便将银三百两放在桌上。鸨儿不料公子有银，嘿然变色，似有悔意。十娘道：“儿在妈妈家中多年，所

致金帛，不下数千金矣。今日从良美事，又妈妈亲口所许。三百金不欠分毫，又不曾过期。倘若妈妈失信不许，郎君持银去，儿即刻自尽，恐那时人财两失，悔之无及也。”

鸨儿无词以对，腹内筹划了半晌，只得取天平兑准了银子，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料留你不住了，只是你要去时，即今就去。平时穿戴衣饰之类，毫厘休想。”说罢将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门，讨锁来就落了锁。此时九月天气，十娘才下床，尚未梳洗，随身旧衣，他拜了妈妈两拜，李公子也作了一揖，一夫一妇，离了虔婆大门。

鲤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也不来。

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时，“我去唤个小轿，抬你权往柳遇春寓所去，再作道理。”十娘道：“院中诸姊妹平昔相厚，理宜话别；况前日以承他借贷路费，不可不一谢也。”乃同公子到各姊妹处谢别。

姊妹中惟谢月朗、徐素素与杜家相近，尤与十娘亲厚。十娘先到谢月朗家。月朗见十娘秃髻旧衫，惊问其故。十娘备述来因，又引李甲相见。十娘指月朗道：“前日路费，是此位姐姐所贷，郎君可致谢。”李甲连连作揖。月朗便教十娘梳洗，一面去请徐素素来家相会。

十娘梳洗已毕，谢徐二美人，各出所有翠细金钏，瑶簪宝珥，锦袄花裙，鸾带绣履，把杜十娘装份得焕然一新，备酒作庆贺筵席。月朗让卧房与李甲杜媼二人过宿。次日，又大排筵席，遍请院中姊妹。凡十娘相厚者，无不毕集，都与他夫妇把盏称喜，吹弹歌舞，各逞其强，务要尽欢。

直饮至夜分，十娘向众姊妹一一称谢。众姊妹道：“十娘为风流领袖，今从郎君去，我等相见无日。何日长行，姊妹们尚当奉送。”月朗道：“候有定期，小妹当来相报。但阿姊千里间关，同郎君远去，囊篋萧条，曾无约束，此乃各等之事，当相与共谋之，勿令姊有穷途之虑也。”众姊妹各唯唯而散。

是晚，公子和十娘仍宿谢家。至五鼓，十娘对公子道：“吾等此去，何处安身？郎君亦曾计议有定着否？”公子道：“老父盛怒之下，若知娶妓而归，必然加以不堪，反致相累。辗转寻思，尚未有万全之策。”十娘道：“父子天性，岂能终绝。既然仓卒难犯，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，权作浮居。郎君先回，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，然后携妾于归，彼此安妥。”公子道：“此言甚当。”

次日，二人起身，辞了谢其周全之德，“异日我夫妇必当重报。”遇春慌忙答礼道：“十娘钟情所欢，不以贫窶易心，此乃女中豪杰。仆因风吹火，谅区区何足挂齿！”

三人又饮了一日酒。次早，择了出行吉日，雇请轿马停当，十娘又遣童儿寄信别谢月朗。临行之际，只见肩舆纷纷而至，乃谢月朗与徐素素拉众姊妹来送行。月朗道：“十姊从郎君千里间关，囊中消索，吾等甚不能忘情；今后具薄赆，十姊可检收，或长途空乏，亦可少助。”说罢，命从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，封锁甚固，正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十娘也不开看，也不推辞，但殷勤作谢而已。须臾，舆马齐集，仆夫催促起身。柳监生三杯别酒，和众美人送出崇文门外，各各垂泪而别。正是：

他日重逢难预必，此时分手最堪怜。

再说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，舍陆从舟，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转回之便，讲定船钱，包了舱口。比及下船时，李公子囊中，并无分文余剩。

你道杜十娘把二十两银子与公子，如何就没了？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蓝缕，银子到手，未免在解库中取赎几件穿着，又制办了铺盖，剩来只够轿马之费。

公子正当愁闷，十娘道：“郎君勿忧。众姊妹合赠，必有所济。”乃取钥开箱。公子在傍，自觉惭愧，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。只见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红绢袋来，掷于桌上道：“郎君可开看之。”公子提在手中，觉得沉重，启而观之，皆是白银，计数整五十两。十娘仍将箱子下锁，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。但对公子道：“承姊妹高情，不惟途路下乏，即他日浮寓吴越间，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费矣。”公子且惊且喜道：“若不遇恩卿，我李甲流落他乡，死无葬身之地矣！此情此德，白头不敢忘也！”自此每谈及往事，公子必感激流涕，十娘亦曲意抚慰。一路无话。

不一日，行至瓜州，差船停泊岸口。公子另雇了民船，安放行李，约明日侵晨剪江而渡。其时仲冬中旬，月明如水。公子和十娘坐于舟首。公子道：“自出都门，困守一舱之中，回顾有人，未得畅语。今日独据一舟，更无避忌。且已离塞北，初近江南，宜开怀畅饮，以舒向来抑郁之气，恩卿以为何如？”十娘道：“妾久疏谈笑，亦有此心，郎君言及，足见同志。”

公子乃携酒具于船首，与十娘铺毡并坐，传杯交盏。饮至半酣，公子执卮对十娘道：“恩卿妙音，六院推首。某相遇之初，每闻绝调，辄不禁神魂之飞动。心事多违，彼此郁郁，鸾鸣凤奏，久矣不闻。今清江明月，深夜无人，肯为我一歌否？”十娘兴亦勃发，遂开喉顿嗓，取扇按拍，呜呜咽咽，歌出元人施君美《拜月亭》杂剧上“状元执盏与婵娟”一曲，名“小桃红”。真个：

声飞霄汉云皆驻，响入深泉鱼出游。

却说邻舟有一少年，姓孙，名富，字善賚，徽州新安人氏。家资巨富，积祖扬州种盐。年方二十，也是南雍中朋友。生性风流，惯向青楼买笑，红粉追欢，若嘲风弄月，倒是个轻薄的头儿。事有偶然，其夜亦泊舟瓜州渡口，独酌无聊，忽听得歌声嘹亮，凤吟鸾吹，不足喻其美，起立船头，佇听半晌，方知声出邻舟。正欲相访，音响倏已寂然。乃遣仆者潜窥踪迹，访于舟人，但晓得是李相公雇的船，并不知歌者来历。孙富想道：“此歌者必非良家，怎生得他一见？”辗转寻思，通宵不寐。捱至五更，忽闻江风大作，及晓，彤云密布，狂雪乱飞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千山云树灭，万径人踪绝。

扁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

因这风雪阴渡，舟不得开，孙富命艄公移舟泊于李家舟之傍。孙富貂帽狐裘，推窗假作看雪。恰值十娘梳洗方毕，纤纤玉手揭起舟傍短帘，自泼盂残水，粉容微露，却被孙富窥见了，果是国色天香，魂摇心荡，迎眸注目，等候再见一面，杳不可得；沉思久之，乃倚窗高吟高学士“梅花诗”二句道：

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

李甲听得邻舟吟诗，伸头出舱，看是何人。只因这一看，正中孙富之计。孙富吟诗，正要引李公子出头，他好乘机攀话；当下慌忙举手，就问：“老兄尊姓何讳？”李公子叙了姓名乡贯，少不得也问那孙富。孙富也叙过了，又叙了些太学中的闲话，渐渐亲热。孙富便道：“风雪阻舟，乃天遣与尊兄相会，实小弟之幸也。舟次无聊，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一酌，少领清诲，万望不拒。”公子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何当厚扰？”孙富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四

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”即教艖公打跳。童儿张伞，迎接公子过船，就于船作揖，然后让公子先行，自己随后，各各登跳上岸。

行不数步，就有个酒楼。二人上楼，拣一副洁净坐头，靠窗而坐。酒保列上酒肴。孙富举杯相劝，二人赏雪饮酒。先说些斯文中套话，渐渐引入花柳之事。二人都是过来之人，志同道合，说得入港，一发成相知了。

孙富屏去左右，低低问：“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？”李甲正要卖弄在行，遂实说道：“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。”孙富道：“既系曲中姊妹，何以归兄？”公子遂将初遇杜十娘，如何相好，后来如何要嫁，如何借银付他，始末根由，备细述了一遍。孙富道：“兄携丽人而归，固是快事，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？”公子道：“贱室不足虑，所虑者老父性严，尚费踌躇耳！”孙富将机就机，便问道：“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，兄所携丽人，何处安顿？亦曾通知丽人，共作计较否？”公子攒眉而答道：“此事曾与小妾议之。”孙富欣然，便道：“尊宠必有妙策。”公子道：“他意欲侨居苏杭，流连山水，使小弟先回，求亲友宛转于家君之前，俟家君回嗔作喜，然后图归。高明以为何如？”

孙富沉吟半晌，故作愀然之色道：“小弟乍会之间，交浅言深，诚恐见怪。”公子道：“正赖高明指教，何必谦逊？”孙富道：“尊大人位居方面，必严帷薄之嫌。平时既怪兄游非礼之地，今日岂容兄娶不节之人。况且贤亲贵友，谁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？兄枉去求他，必然相拒。就有个不识时务的进言于尊大人之前，见尊大人意思不允，他就转口了。兄进不能和睦家庭，退无词以回复尊宠，即使流连山水，亦非长久之计。万一资斧困竭，岂不进退两难！”

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，此时费去大半，说到资斧困竭，进退两难，不觉点头道是。孙富又道：“小弟还有一句心腹之谈，兄肯俯听否？”公子道：“但说无妨！”孙富道：“自古道：‘妇人水性无常’，况烟花之辈，少真多假。他既系六院名妓，相识定满天下，或者南边原有旧约，借兄之力，挈带而来，以为他适之地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恐未必然。”孙富道：“即不然，江南子弟，最工轻薄，兄留丽人独居，难保无逾墙钻穴之事。若挈之同归，愈增尊大人之怒。为兄之计，未有善策。况父子天伦，必不可绝。若为妾而触父，因妓而弃家，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。异日妻不以为夫，弟不以为兄，同袍不以为友，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？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。”

公子闻言，茫然自失，移席问计道：“据高明之见，何以教我？”孙富道：“仆有一计，于足甚便；只恐兄溺枕席之爱，未必能行，使仆空费词说耳！”公子道：“兄诚有良策，使弟再睹家园之乐，乃弟之恩人也，何惮而不言耶？”孙富道：“兄飘零岁余，严亲怀怒，闺阁离心，设身以处兄之地，诚寝食不安之时也。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，不过为迷花恋柳，挥金如土，异日必为弃家荡产之人，不堪继承家业耳！兄今日空手而归，正触其怒。兄倘能割衽席之爱，见机而作，仆愿以千金相赠。兄得千金，以报尊大人，只说在京授馆，并不曾浪费分毫，尊大人必然相信，从此家庭和睦，当无间言。须臾之间，转祸为福。兄请三思。仆非贪丽人之色，实为兄效忠于万一也。”

李甲原是没主意的人，本心惧怕老子，被孙富一席话，说透胸中之疑，起身作揖道：“闻兄大教，顿开茅塞，但小妾千里相从，义难顿绝，容归与商之。得其心肯，当奉复耳。”孙富道：“说话之间，宜放婉曲。彼既忠心为兄，必不忍使兄父子分离，定然玉成兄还乡之事矣。”二人饮了一回酒，风

停雪止，天色已晚。孙富教家僮算还了酒钱，与公子携手下船。正是：

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却说杜十娘在舟中摆设酒果，欲与公子小酌，竟日未回，挑灯以待。公子下船，十娘起迎，见公子颜色匆匆，似有不乐之意，乃满斟热酒劝之。公子摇首不饮，一言不发，竟自上床睡了。

十娘心中不悦，乃收拾杯盘，为公子解衣就枕，问道：“今日有何见闻，而怀抱郁郁如此？”公子叹息而已，终不开口。问了三四次，公子已睡去了。十娘委决不下。坐于床头而不能寐。

到半夜，公子醒来，又叹一口气。十娘道：“郎君有何难言之事，频频叹息？”公子拥被而起，欲言不语者几次，扑簌簌掉下泪来。

十娘抱持公子于怀，软言抚慰道：“妾与郎君情好，已及二载，千辛万苦，历尽艰难，得有今日。然相从数千里，未曾哀戚；今将渡江，方图百年欢笑，如何反起悲伤？必有其故。夫妇之间，生死相共，有事尽可商量，万勿讳也。”

公子再四被逼不过，只得含泪而言道：“仆天涯穷困，蒙恩卿不弃，委曲相从，诚乃莫大之德也；但反复思之，老父位居方面，拘于礼法，况素性方严，恐添嗔怒，必加黜逐，你我流荡，将何底止？夫妇之欢难保，父子之伦又绝。日间蒙新安孙友邀饮，为我筹及此事，寸心如割！”

十娘大惊道：“郎君意将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仆事内之人，当局而迷。孙友为我画一计颇善，但恐恩卿不从耳。”十娘道：“孙友者何人？计如果善，何不可从？”公子道：“孙友名富，新安盐商，少年风流之士也。夜间闻子清歌，因而问及。仆告以来历，并谈及难归之故。渠意欲以千金聘汝，我得千金，可借口以见吾父母，而恩卿亦得所耳。但情不能舍，是以悲泣。”说罢泪如雨下。

十娘放开两手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为郎君画此计者，此人乃大英雄也！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，而妾归他姓，又不致为行李之累，‘发乎情，止乎礼’，诚两便之策也。那千金在那里？”公子收泪道：“未得恩卿之诺，金尚留彼处，未曾过手。”十娘道：“明早快快应承了他，不可挫过机会。但千金重事，须得兑足，交付郎君之手，妾始过舟，勿为贾竖子所期。”

时已四鼓，十娘即起身挑灯梳洗道：“今日之妆，乃迎新送旧，非比寻常。”于是脂粉香泽，用意修饰，花钢绣袄，极其华艳，香风拂拂，光采照人。

装束方完，天色已晓。孙富差家童到船头候信。十娘微窥公子，欣欣似有喜色，乃催公子快去回话，及早兑足银子。公子亲到孙富船中，回复依允。孙富道：“兑银易事，须得丽人妆台为信。”公子又回复了十娘。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：“可使抬去。”孙富喜甚，即将白银一千两，送到公子船中。

十娘亲自检看，足色足数，分毫无爽，乃手把船舷，以手招孙富。孙富一见，魂不附体。十娘启朱唇，开皓齿道：“方才箱子可暂发来，内有李郎路引一纸，可检还之也。”

孙富视十娘已为“翁中之鳖”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，安放船头之上。十娘取钥开锁，内皆抽替小箱。十娘叫了公子抽第一层来看，只见翠羽明珰，瑶簪宝珥，充牣于中，约值数千金。十娘遽投之江中。李甲与孙富及两船之人，无不惊诧。又命公子再抽一箱，乃玉萧金管；又抽一箱，尽古玉紫金玩

器，约值数千金。十娘尽投之于水。舟中岸上之人，观者如堵，齐声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正不知什么缘故。最后又抽一箱，箱中复有一匣。开匣视之，夜明之珠，约有盈把。其他祖母绿，猫儿眼诸般异宝，目所未睹，莫能定其价之多少。众人齐声喝采，喧声如雷。十娘又欲投之于江。李甲不觉大悔，抱持十娘恸哭。那孙富也来劝解。

十娘推开公子在一边，向孙富骂道：“我与李郎备尝艰苦，不是容易到此；汝以奸淫之意，巧为谗说，一旦破人姻缘，断人恩爱，乃我之仇人，使死而有知，必当诉之神明，尚妄想枕席之欢乎！”又对李甲道：“妾风尘数年，私有所积，本为终身之计。自遇郎君，山盟海誓，白首不渝。前出都之际，假托众姊妹相赠，箱中韞藏百宝，不下万金，将润色郎君之装，归见父母，或怜妾有心，收佐中馈，得终秀托，生死无憾。谁知郎君相信不深，惑于浮议，中道见弃，负妾一片真心。今日当众目之前，开箱出视，使郎君知区区千金，未为难事。妾守身如玉，恨郎眼内无珠。命之不辰，风尘困瘁，甫得脱离，又遭弃捐。今众从各有耳目，共作证明，妾不负郎君，郎君身负妾耳！”

于是众人聚观者，无不流涕，都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幸。公子又羞又苦，且悔且泣。方欲向十娘谢罪，十娘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。众人急呼捞救，但见云暗江心，波涛滚滚，杳无踪影。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，一旦葬于江鱼之腹！

三魂渺渺归水府，七魄悠悠入冥途。

当时旁观之人，皆咬牙切齿，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。慌得李孙二人，手足无措，急叫开船，分途遁去。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，转忆十娘，终日愧悔，郁成狂疾，终身不痊。孙富自那日受惊得病，卧床月余，终日见杜十娘在傍诟骂，奄奄而逝，人以为江中之报也。

却说柳遇春在京坐监完满，束装回乡，停舟瓜步。偶临江净脸，失坠铜盆于水，觅渔人打捞。及至捞起，乃是个小匣儿。遇春启匣观看，内皆明珠异宝，无价之珍。遇春厚赏渔人，留于床头把玩。是夜梦中见江中一女子，凌波而来，视之，乃杜十娘也。近前万福，诉以李郎薄幸之事；又道：“向承君家慷慨，以一百五十金相助，本意息肩之后，徐图报答，不意事无终始；然每怀盛情，悒悒未忘。早间曾以小匣托渔人奉致，聊表寸心，从此不复相见矣。”言讫，猛然惊醒，方知十娘已死，叹息累日。

后人评论此事，以为孙富谋夺美色，轻掷千金，固非良士；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，碌碌蠢才，无足道者；独谓十娘千古女侠，岂不能觅一佳侣，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，出珠美玉，投于盲人，以致恩变为仇，万种恩情，化为流水，深可惜也！有诗叹云：

不会风流莫妄谈，单单情字费人参；

若将情字能参透，唤作风流也不惭。

（《警世通言》）

白娘子永镇雷峰塔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
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话说西湖景致，山水鲜明。晋朝咸和年间，山水大发，汹涌流入西门。忽然水内有牛一头见，浑身金色。后水退，其牛随行至北山，不知去向。哄动杭州市上之人，皆以为显化。所以建立一寺，名曰金牛寺。西门，即今之涌金门，立一座庙，号金华将军。

当时有一番僧，法名浑寿罗，到此武林郡云游，玩其山景，道：“灵鹫山前小峰一座，忽然不见，原来飞到此处。”当时人皆不信。僧言：“我记得灵鹫山前峰岭，唤做灵鹫岭，这山洞里有个白猿，看我呼出为验。”果然呼出白猿来。山前有一亭，今唤做冷泉亭。

又有一座孤山，生在西湖中。先曾有林和靖，先生在此山隐居。使人搬挑泥石，砌成一条走路，东接断桥，西接栖霞岭，因此唤作孤山路。

又唐时有刺史白乐天，筑一条路，南至翠屏山，北至栖霞岭，唤做白公堤，不时被山水冲倒，不只一番，用官钱修 30 理。后宋时，苏东坡来做太守。因见有这两条路，被水冲坏，就买木石，起人夫，筑得坚固。六桥上朱红栏杆，堤上栽种桃柳，到春景融和，端的十分好景，堪描入画。后人因此只唤做苏公堤。

又孤山路畔，起造两条石桥，分开水势，东边唤做断桥，西边唤做西灵桥。真乃：

隐隐山藏三百寺，依稀云锁二高峰。

说话的，只说西湖美景，仙人古迹。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，只因游玩西湖，遇着两个妇人，直惹得几处州城，闹动了花街柳巷。有分教：“才人把笔，编成一本风流话本。单说那子弟，姓甚名谁？遇着甚般样的妇人？惹出甚般样事：有诗为证：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话说宋高宗南渡，绍兴年间，杭州临安府过军桥黑珠儿巷内，有一个宦家，姓李名仁。见做南廊阁子库募事官，又与邵太尉管钱粮。家中妻子，有一个兄弟许宣，排行小乙。他爹曾开生药店。自幼父母双亡，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，年方二十二岁。那生药店开在官巷口。

忽一日，许宣在铺内做买卖，只见一个和尚来到门首，打个问讯道：“贫僧是保叔塔寺内僧，前日已送馒头并卷子在宅上。今清明节近，追修祖宗，望小乙官到寺烧香，勿误！”许宣道：“小子准来。”和尚相别去了，许宣至晚归姐夫家去。原来许宣无有老小，只在姐姐家住。当晚与姐姐说：“今日保叔塔和尚来请烧菴子，明日要荐祖宗，走一遭了来。”次日早起买了纸马、蜡烛、经幡、钱垛一应等项。吃了饭，换了新鞋袜衣服，把菴子钱马使条袱子包了，径到官巷口李将仕家来。李将仕见了，问许宣何处去。许宣道：“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烧菴子，追荐祖宗，乞叔叔容暇一日。”李将仕道：“你去便回。”

许宣离了铺中，入寿安坊、花市街、过井桥，往清河街后钱塘门，行石函桥过放生碑，径到保叔塔寺。寻见送馒头的和尚，忏悔过疏头，烧了菴子，到佛殿上看众僧念经。吃斋罢，别了和尚，离寺迤迤闲走，过西宁桥、

孤山路、四圣观，来看林和靖坟，到六一泉闲走。

不期云生西北，雾锁东南，落下微微细雨，渐大起来。正是清明时节，少不得天公应时，催花雨下，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。许宣见脚下湿，脱下了新鞋袜，走出四圣观来寻船，不见一只。正没摆布处，只见一个老儿，摇着一只船过来。许宣暗喜，认时正是张阿公。叫道：“张阿公，搭我则个！”老儿听得叫，认时，原来是许小乙。将船摇近岸来，道：“小乙官，着了雨，不知要何处上岸？”许宣道：“涌金门上岸。”这老儿扶许宣下船，离了岸，摇近丰乐楼来。

摇不上十数丈水面，只见岸上有人叫道：“公公，搭船则个。”许宣看时，是一个妇人，头戴孝头髻，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，穿一领白绢衫儿，下穿一条细麻布裙；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鬟，身上穿着青衣服，头上一双角髻，戴两条大红头须，插着两件首饰，手中捧着一个包儿，要搭船。那老张对小乙道：“因风吹火，用力不多，一发搭了他去。”许宣道：“你便叫他下来。”老儿见说，将船傍了岸边。那妇人同丫鬟下船，见了许宣，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碎玉，深深道一个万福。许宣慌忙起身答礼。那娘子和丫鬟舱中坐定了。娘子把秋波频转，瞧着许宣。许宣平生是个老实之人，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妇人，旁边又是个俊俏美女样的丫鬟，也不免动念。那妇人道：“不敢动问官人，高姓尊讳？”许宣答道：“在下姓许名宣，排行第一。”妇人道：“宅上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寒舍住在过军桥黑珠儿巷，生药铺内做买卖。”那娘子问了一回，许宣寻思道：“我也问他一问。”起身道：“不敢拜问娘子高姓？潭府何处？”那妇人答道：“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。嫁了张官人，不幸亡过了，见葬在这雷岭。为因清明节近，今日带了丫鬟，往坟祭扫了方回，不想值雨。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，实是狼狈。”又闲讲了一回，迤迤船摇近岸。只见那妇人道：“奴家一时心忙，不曾带得盘缠在身边，万望官人处借些船钱还了，并不有负。”许宣道：“娘子自便，不妨，些须船钱不必计较。”还罢船钱。那雨越不住。许宣晚了上岸。那妇人道：“妇家只在箭桥双茶坊巷口。若不弃时，可到寒舍拜茶，纳还船钱。”许宣道：“小事何消挂怀。天色晚了，改日拜望。”说罢，妇人共丫鬟自去。

许宣入涌金门，从人家屋檐下到三桥街，见一个生药铺，正是李将仕兄弟的店。许宣走到铺前，正见小将仕在门前。小将仕道：“小乙哥晚了，那里去？”许宣道：“便是去保叔塔烧菴子，着了雨，望借一把伞则个。”将仕见说叫道：“老陈把伞来，与小乙官去。”不多时，老陈将一把伞撑开道：“小乙官，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。八十四骨，紫竹柄的好伞，不曾有一些儿破，将去休坏了！仔细，仔细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必分付。”接了伞，谢了将仕，出羊坝头来，到后市街巷口。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小乙官人。”许宣回头看时，只见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檐下，立着一个妇人，认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。许宣道：“娘子如何在此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便是雨不得住，鞋儿都踏湿了，教青青回家，取伞和脚下。又见晚下来。望官人搭几步则个。”许宣和白娘子合伞到坝头道：“娘子到那里去？”白娘子道：“过桥投箭桥去。”许宣道：“小娘子，小人自往过桥去，路又近了，不若娘子把伞将去，明日小人自来取。”白娘子道：“却是不当，感谢官人厚意！”

许宣沿人家屋檐下冒雨回来。只见姐夫家当直王安，拿着钉靴雨伞来接不着，却好归来。到家内吃了饭。当夜思量那妇人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梦中共日间见的一般，情意相浓，不想金鸡叫一声，却是南柯一梦正是：

心猿意马驰千里，浪蝶狂蜂闹五更。

到得天明，起来梳洗罢，吃了饭，到铺中。心忙意乱，做些买卖也没心想。到午时后，思量道：“不说一谎，如何得这伞来还人？”当时许宣见老将仕坐在柜上，向老将仕说道：“姐夫叫许宣归早去，要送人情，请假半日。”老将仕道：“去了，明日早些来！”许宣唱个喏，径来箭桥双茶坊巷口，寻问白娘子家里。问了半日，没一个认得。

正踌躇间，只见白娘子家丫鬟青青，从东边走来，许宣道：“姐姐，你家何处住？讨伞则个。”青青道：“官人随我来。”许宣跟定青青，走不多路，道：“只这里便是。”许宣看时，见一所楼房，门前两扇大门，中间四扇看街榻子眼，当中挂顶细密朱红帘子，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椅，挂四幅名人山水古画。对门乃是秀王府墙。那丫头转入帘子内道：“官人请入里面坐。”许宣随步入到里面；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：“娘子，许小乙官人在此。”白娘子里面应道：“请官人进里面拜茶。”许宣心下迟疑。青青三回五次，催许宣进去。许宣转到里面，只见：四扇暗榻子窗，揭起青布幕，一个坐起，桌上放一盆虎菖蒲，两边也挂四幅美人，中间挂一幅神像，桌上放一个古铜香炉花瓶。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一个万福，道：“夜来多蒙小乙官人应付周全，识荆之初，甚是感激不浅！”许宣道：“些微何足挂齿！”白娘子道：“少坐拜茶。”茶罢，又道：“片时薄酒三杯，表意而已。”许宣方欲推辞，青青已自把菜蔬果品流水排将出来。许宣道：“感谢娘子置酒，不当厚扰。”饮至数杯，许宣起身道：“今日天色将晚，路远，小子告回。”娘子道：“官人的伞，舍亲昨夜转借去了，再饮几杯，着人取来。”许宣道：“日晚，小子要回。”娘子道：“再饮一杯。”许宣道：“饮饌好了，多谢，多谢！”白娘子道：“既是官人要回，这伞相烦明日来取则个。”许宣只得相辞了回家。

至次日，又来店中做些买卖，又推个事故，却来白娘子家取伞。娘子见来，又备三杯相款。许宣道：“娘子还了小子的伞罢，不必多扰。”那娘子道：“既安排了，略饮一杯。”许宣只得坐下。那白娘子筛一杯酒，递与许宣，启樱桃口，露榴子牙，娇滴滴声音，带着满面春风，告道：“小官人在上，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。奴家亡了丈夫，相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缘，一见便蒙错爱。正是你有心，我有意。烦小乙官人寻一个媒证，与你共成百年姻眷，不枉天生一对，却不是好！”许宣听那妇人说罢，自己寻思：“真个好一段姻缘。若取得这个浑家，也不枉了。我自十分肯了，只是一件不谐。思量我日间在李将仕家做主管，夜间在姐夫家安歇，虽有些不少东西，只好办身上衣服，如何得钱来娶老小？”自沉吟不答。只见白娘子道：“官人何故不回言语？”许宣道：“多谢过爱，实不相瞒，只为身边窘迫，不敢从命！娘子道：“这个容易。我囊中自有余财，不必挂念。”便叫青青道：“你去取一锭白银下来。”只见青青手扶栏杆，脚踏胡梯，取下一个包儿来，递与白娘子。娘子道：“小乙官人！这东西将去使用，少次时再来取。”亲手递与许宣。许宣接得包儿，打开看时，却是五十两雪花银子。藏于袖中，起身告回。青青把伞还了许宣。许宣接得相别，一径回家，把银子藏了。当夜无话。

明日起来，离家到官巷口，把伞还了李将仕。许宣将些碎银子买了一只肥好烧鹅，鲜鱼精肉，嫩鸡果品之类，提回家来。又买了一樽酒，分付养娘丫鬟安排整下。那日却好姐夫李募事在家。饮饌俱已完备，来请姐夫和姐姐吃酒。李募事却见许宣请他，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今日做甚么子坏钞？日常

不曾见酒盏儿面，今朝作怪！”三人依次坐定饮酒，酒至数杯，李募事道：“尊舅，没事教你坏钞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多谢姐夫，切莫笑话，轻微何足挂齿。感谢姐夫姐姐管雇多时。一客不烦二主人，许宣如今年纪长成，恐虑后无人养育，不是了处。今有一头亲事在此说起，望姐夫姐姐与许宣主张，结果了一生终身，也好。”姐夫姐姐听得说罢，肚内暗自寻思道：“许宣日常一毛不拔，今日坏得些钱钞，便要我替他讨老小？”夫妻二人，你我相看，只不回活。吃酒了，许宣自做买卖。

过了三两日，许宣寻思道：“姐姐如何不说起？”忽一日，见姐姐问道：“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？”姐姐道：“不曾。”许宣道：“如何不曾商量？”姐姐道：“这个事不比别样的事，仓卒不得，又见姐夫这几日面色心焦，我怕他烦恼，不敢问他。”许宣道：“姐姐你如何不上紧，这个有甚难处？你只怕我教姐夫出钱，故此不理？”许宣便起身到卧房中開箱，取出白娘子的银来，把与姐姐道：“不必推故，只要姐夫做主。”姐姐道：“吾弟多时在叔叔家中做主管，积攒得这些私房，可知道要娶老婆！你且去，我安在此。”

却说李募事归来，姐姐道：“丈夫，可知小舅要娶老婆，原来自攒得些私房，如今教我倒换些零碎使用，我们只得与他完就这亲事则个。”李募事听得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得他积得些私房也好。拿来我看！”做妻的连忙将出银子递与丈夫。李募事接在手中，翻来复去，看了上面凿的字号，大叫一声：“苦！不好了，全家是死！”那妻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丈夫有甚么利害之事？”李募事道：“数日前邵太尉库内封记锁押俱不动，又无地穴得入，平空不见了五十锭大银。见今着落临安府捉捉贼人，十分紧急，没有头路得获，累害了多少人。出榜缉捕，写着字号锭数，‘有人捉获贼人银子者，赏银五十两；知而不首，及窝藏贼人者，除正犯外，全家发边远充军。’这银子与榜上字号不差，正是邵太尉库内银子。即今捉捕十分紧急。正是火到身边，顾不得亲眷，自可去拨，明日事露，实难分说。不管他偷的借的，宁可苦他，不要累我。只得将银子出首，免了一家之害。”老婆见说了，合口不得，目瞪口呆。当时拿了这锭银子，径到临安府出首。

那大尹闻知这话，一夜不睡。次日，火速差缉捕使臣何立。何立带了伙伴，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，径以官巷口李家生药店，捉捉正贼许宣。到得柜边，发声喊，把许宣一条绳子绑缚了，一声锣，一声鼓，解上临安府来。正直韩大尹升厅，押过许宣当厅跪下，喝声打！许宣道：“告相公不必用刑，不知许宣有何罪？”大尹焦躁道：“真赃正贼，有何理说，还说无罪？邵太尉府中不动封锁，不见了一号大银五十锭，见有李募事出首，一定这四十九锭也在你处。想不动封皮，不见了银子，你也是个妖人！不要押，”喝教：“拿些秽血来！”许宣方知是这事，大叫道：“不是妖人，待我分说！”大尹道：“且住，你且说这银子从何而来？”许宣将借伞讨伞的上项事，一一细说一遍。大尹道：“白娘子是甚么样人？见住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凭他说是白三班白殿直的亲妹子，如今见住箭桥边，双茶坊巷口，秀王府墙对黑楼子高坡儿内住。”那大尹随即叫缉捕使臣何立，押领许宣，去双茶坊巷口捉拿本妇前来。

何立等领了钧旨，一阵做公的径到双茶坊巷口秀王府墙对黑楼子前看时：门前四扇看阶，中间两扇大门，门外避借陞，坡前却是垃圾，一条竹子横夹着。何立等见人这个模样，到都呆了！当时就叫捉了邻人，上首是做花的丘大，下首是做皮匠的孙公。那孙公摆忙的吃他一惊，小肠气发，跌倒在

地。众邻舍都走来道：“这里不曾有甚么白娘子。这屋在五六年前有一个毛巡检，合家时病死了。青天白日，常有鬼出来买东西，无人敢在里头住。几日前，有个风子立在门前唱喏。”何立教众人解下横门竹竿，里面冷清清地，起一阵风，卷出一道腥气来。众人都吃了一惊，倒退几步。许宣看了，则声不得，一似呆的。

做公的数中，有一个能胆大，排行第二，姓王，专好酒吃，都叫他做好酒王二。王二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发声喊一齐哄将入去，看时板壁、坐起、桌凳都有。来到胡梯边，教王二前行，众人跟着，一齐上楼。楼上灰尘三寸厚。众人到房门前，推开房门一望，床上挂着一张帐子，箱笼都有，只见一个如花如玉穿着白衣的美貌娘子，坐在床上。众人看了，不敢向前。众人道：“不知娘子是神是鬼？我等奉临安大尹钧旨唤你去与许宣执证公事。”那娘子端然不动。好酒王二道：“众人都不敢向，怎的是了？你可将一坛酒来，与我吃了，做我不着，捉他去见大尹。”众人连忙叫两三个下去提一坛酒来与王二吃。王二开了坛口，将一坛酒吃尽了，道：“做我不着。”将那空坛望着帐子内打将去。不打万事皆休，才然打去，只听得一声响，却青天里打一个霹雳，众人都惊倒了！起来看时，床上不见了那娘子，只见明晃晃一堆银子。众人向前看了道：“好了。”计数四十九锭。众人道：“我们将银子去见大尹也罢。”扛了银子，都到临安府。

何立将前事禀复了大尹。大尹道：“定是妖怪了。也罢，邻人无罪宁家。”差人送五十锭银子与邵太尉处，开个缘由，一一复禀过了。许宣照“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”重者决杖，免刺，配牢城营做工，满日疏放。牢城营乃苏州府管下。

李募事因出首许宣，心上不安，将邵太尉给赏的五十两银子尽数付与小舅作盘费。李将仕与书二封，一封与押司范院长，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。许宣痛哭一场，拜别姐夫姐姐，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人押着，离了杭州到东新桥，下了航船。不一日，来到苏州。先把书去见了范院长并王主人。王主人与他官府上下使了钱，打发两个公人去苏州府，下了公文，交割了犯人，讨了回文，防送人自回。范院长、王主人保领许宣不入牢中，就在王主人门前楼上歇了。许宣心中愁闷，壁上题诗一首：

独上高楼望故乡，愁看斜日照纱窗；
平生自是真诚士，谁料相逢妩媚娘！
白白不知归甚处？青青岂识在何方？
抛离骨肉来苏地，思想家中寸断肠！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。忽遇九月下旬，那王主人正在门前闲坐，看街上人来人往。只见远远一乘轿子，旁边一个丫鬟跟着，道：“借问一声：此间不是王主人家么？”王主人连忙起身道：“此间便是。你寻谁人？”丫鬟道：“我寻临安府来的许小乙官。”主人道：“你等一等，我便叫他出来。”这乘轿子便歇在门前。王主人便入去，叫道：“小乙哥！有人寻你。”

许宣听得，急走出来，同主人到门前看时，正是青青跟着，轿子里坐着白娘子。许宣见了，连声叫道：“死冤家！自被你盗了官库银子，带累我吃了多少苦，有屈无伸，如今到此地位，又赶来做甚么？可羞死人！”那白娘子道：“小乙官人不要怪我，今番特来与你分辩这件事。我且到主人家里面与你说。”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轿。许宣道：“你是鬼怪，不许入来！”

挡住了门不放他。那白娘子与主人深深道了个万福，道：“奴家不相瞒，主人在上，我怎的是鬼怪？衣裳有缝，对日有影。不幸先夫去世。教我如此被人欺负！做下的事，是先夫日前所为。非干我事。如今怕你怨畅我，特地来说明白了。我去也甘心。”主人道：“且教娘子入来坐了说。”那娘子道：“我和你到里面对主人家的妈妈说。”门前看的人，自都散了。

许宜人到里面对主人家并妈妈道：“我为他偷了官银子事，如此如此，因此教我吃场官司。如今又赶到此，有何理说。”白娘子道：“先夫留下银子，我好意把你，我也不知怎的来的？”许宣道：“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时，门前都是垃圾，就帐子里一响不见了你？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听得人说你为这银了捉了去，我怕你说出我来，捉我到官妆幌子羞人不好看。我无奈只得走去华藏寺前姨娘躲了。使人担垃圾堆在门前，把银子安在床上，央邻舍与我说谎。”许宣道：“你却走了去，教我吃官事！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将银子安在床上，只指望要好，那里晓得有许多事情？我见你配在这里，我便带了些盘缠，搭船到这里寻你，如今分说明白了，我去也。敢是我和你前生没有夫妻之分！”那王主人道：“娘子许多路来到这里，难道就去？且在此间住几日，却理会。”青青道：“既是主人家再三劝解，娘子且住两日，当初也曾许嫁小乙官人。”白娘子随口便道：“羞杀人，终不成奴家没人要？只为分别是非而来。”王主人道：“既然当初许嫁小乙哥，却又回去；且留娘子在此。”打发了轿子，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妈妈，那妈妈劝主人与许宣说合，还定十一月十一日成亲，共百年谐老。光阴一瞬，早到吉日良时。白娘子取出银两，央王主人办备喜筵，二人拜堂结亲。酒席散后，共入纱厨。正好欢娱，不觉金鸡三唱，东方渐白，正是：

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！

自此日为始，夫妻二人如鱼似水，终日在王主人家快乐昏迷缠定。

日日月来，又早半年光影。时临春气融和，花开如锦，车马往来，街坊热闹。许宣问主人家道：“今日如何人人出去看卧佛。你也好去承天寺里闭走一遭”许宣见说，道：“我和妻子说一声，也去看一看。”许宣上楼来，和白娘子说：“今日二月半男子妇人都去看卧佛，我也看一看就来。有人寻说话，回话不在家，不可出来见人！”白娘子道：“有甚好看，只在家中却不好？看他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我却闲耍一遭就回，不妨。”

许宣离了店内，有几个相识，同走到寺里看卧佛。绕廊下各处殿上观看了一遭，方出寺来，见一个先生穿着道袍，头戴逍遥巾，腰系黄丝绦，脚着熟麻鞋，坐在寺前卖药，散施符水。许宣立定了看。那先生道：“贫道是终南山道士，到处去游，散施符水，救人病患灾厄，有事的向前来。”那先生在人群中看见许宣头上一道黑气，必有妖怪缠他，叫道：“你近来有妖怪缠你，其害非轻！我与你二道灵符，救你性命。一道符，三更烧，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。”许宣接了符，纳头便拜，肚内道：“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妇人是妖怪，真个是实。”谢了先生，径回店中。

至晚，白娘子与青青睡着了，许宣起来道：“料有三更了！”将一道符放在自头发内，正欲将一道符烧化，只见白娘子叹一口气道：“小乙哥和我许多时夫妻，尚兀自不把我亲热，却信别人言语，半夜三更，烧符来压镇我！你且把符来烧看！就夺过符来，一时烧化，全无动静。白娘子道：“却如何？说我是妖怪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干我事。卧佛寺前一云游先生，知你是妖怪。”

白娘子道：“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，如何模样的先生。”

次日，白娘子清早起来，梳妆罢。戴了钗环，穿上素净衣服，分付青青看管楼上。夫妻二人来到卧佛寺前。只见一簇人，团团围着那先生，在那里散符水。只见白娘子睁一双妖眼，到先生面前，喝一声：“你好无礼，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说我是个妖怪，书将来捉我！”那先生道：“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，凡有妖怪，吃了我的符，他即变出真形来。”那白娘子道：“众人在此，你且书符来我吃看！”那先生书一道符，递与白娘子。白娘子接过符来，便吞下去。众人都看，没些动静。众人道：“这等一个妇人，如何说是妖怪？”众人把那先生齐骂，那先生骂得目瞪口呆，半晌无言，惶恐满面。白娘子道：“众位官人在此，他捉我不得。我自小学得戏术，且把先生试来与众人看。”只见白娘子口内喃喃的，不知念些甚么。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，缩做一堆，悬空而起。众人看了齐吃一惊。许宣呆了。娘子道：“若不是众位面上，把这先生吊他一年。”白娘子喷口气，只见那先生依然放下，只恨爹娘少生双翼，飞也似走了。众人都散了。夫妻依旧回来，不在话下。日逐盘缠，都是白娘子将出来用度。正是：夫唱妇随，朝欢暮乐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又是四月初八日，释迦佛生辰。只见街市上人抬着柏亭浴佛，家家布施。许宣对王主人道：“此间与杭州一般。”只见邻居边一个小的，叫做铁头，道：“小乙官人，今日承天寺里做佛会，你去看一看。”许宣转身到里面，对白娘子说了。白娘子道：“甚么好看，休去！”许宣道：“去走一遭，散闷则个。”娘子道：“你要去，身上衣服旧了不好看，我打扮你去。”叫青青取新鲜时样衣服来。许宣着得不长不短，一似像体裁的。戴一顶黑漆头巾，脑后一双白玉环；穿一领青罗道袍，脚着一双皂靴，手中拿一把细巧百折描金美人珊瑚坠上样春罗扇。打扮得上下齐整。那娘子分付一声，如莺声巧啭道：“丈夫早早回来，切勿教奴家记挂！”

许宣叫了铁头相伴，径到承天寺来看佛会。人人喝采，好个官人。只听得有人说道：昨夜周将仕典当库内，不见了四五千贯金珠细软物件。见今开单告官，挨查没捉人处。”许宣听得，不解其意，自同铁头在寺。其日烧香官人子弟男女人等往来来，十分热闹。许宣道：“娘子教我早回，去罢。”转身人丛中不见了铁头，独自个走出寺门来。只见五六个似公人打扮，腰里挂着牌儿。数中一个认得许宣的道：“小乙官，扇子借我一看。”许宣不知是计，将扇递与公人。那公人道：“你们看这扇子扇坠，与单上开的一般！”众人喝声：“拿了！”就把许宣一索子绑了，好似：

数只皂雕追紫燕，一群饿虎啖羊羔。

许宣道：“众人休要错了，我是无罪之人。”众公人道：“是不是，且去府前周将仕家分解！他店中失去五千贯金珠细软，白玉缘环，细巧百折扇，珊瑚坠子，你还说无罪？真赃正贼，有何分说！实是大胆汉子，把我们公人作等闲看成。见今头上、身上、脚上，都是他家物件，公然出入，全无忌惮！”许宣方才呆了，半晌不则声。许宣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不妨，不妨，自有人偷得。”众人道：“你自去苏州府厅上分说。”

次日大尹升厅，押过许宣见了。大尹审问：“盗了周将仕库内金珠宝物，在于何处？从实供来！免受刑法拷打。”许宣道：“禀上相公做主，小人穿的衣服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，不知从何而来。望相公明镜详辨则个！”大尹喝道：“你妻子今在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见在吉利桥下王主人楼上。”大尹即差缉捕使臣袁子明押了许宣火速捉来。差人袁子明来到王主人店中，主人

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白娘子在楼上么？”主人道：“你同铁头早去承天寺里，去不多时，白娘子对我说道：‘丈夫去寺中闲耍，教我同青青照管楼上。此时不见回来，我与青青去寺前寻他去也。望乞主人替我照管。’出门去了，到晚不见回来。我只道与你去望亲戚，到今日不见回来。”众公人要王主人寻白娘子，前前后后，遍寻不见。袁子明将王主人捉了，见大尹回话，大尹道：“白娘子在何处？”王主人细细禀复了，道：“白娘子是妖怪。”大尹一一问了，道：“且把许宣监了。”王主人使用了些钱，保出在外，伺候归结。

且说周将仕正在对门茶坊内闲坐。只见家人报道：“金珠等物都有了，在库阁头空箱子内。”周将仕听了，慌忙回家看时，果然有了。只不见了头巾绦环扇子并扇坠。周将仕道：“明是屈了许宣，平白地害了一个人，不好。”暗地里到与该房说了，把许宣只问个小罪名。

却说邵太尉使李募事到苏州干事，来王主人家歇。主人家把许宣来到这里，又吃官事——从头说了一遍。李募事寻思道：“看自家面上亲眷，如何看做落？”只得与他央人情，上下使钱。一日，大尹把许宣一一供招明白，都做在白娘子身上，只做“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”，杖一百，配三百六十里，押发镇江府牢城营做工。

李募事道：“镇江去便不妨。我有一个结拜的叔叔，姓李名克用，在针子桥下开生药店。我写一封书，你可去投托他。”许宣只得问姐夫借了些盘缠，拜谢了王主人并姐夫，就买酒饭与两个人公人吃，收拾行李起程。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，各自回去了。

且说许宣在路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来到镇江。先寻李克用家，来到针子桥生药铺内，只见主管正在门前卖生药。老将仕从里面走出来。两个公人同许宣慌忙唱个喏道：“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，有书在此。”主管接了，递与老将仕。老将仕拆开看了道：“你便是许宣？”许宣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李克用教三人吃了饮。分付当直的，同到府中。下了公文，使用了钱，保领回家。防送人讨了回文，自归苏州去了。许宣与当直一同到家中，拜谢了克用，参见了老安人。克用见李募事书，说道：“许宣原是生药店中主管。”因此留他在店中做买卖，夜间教他去五条巷卖豆腐的王公楼上歇。克用见许宣药店中十分精细，心中欢喜。

原来药铺中有两个主管，一个张主管，一个赵主管。赵主管一生老实本分，张主管一生克剥奸诈。倚着自老人，欺侮后辈。见又添了许宣，心中不悦。恐怕退了他，反生奸计，要嫉妒他。忽一日，李克用来店中闲看，问：“新来的做买卖如何？”张主管听了心中道：“中我机谋了！”应道：“好便好了，只有一件！”克用道：“有甚么一件？”老张道：“他大主买卖肯做，小主人就打发去了，因此人说他不好。我几次劝他，不肯依我。”老员外说：“这个容易，我自分付他便了，不怕他不依。”赵主管在旁听得此言，私对张主管说道：“我们都要和气。许宣新来，我和你照管他才是。有不是宁可当面讲，如何背后去说他？他得知了，只道我们嫉妒。”老张道：“你们后生家，晓得甚么！”天已晚了，各回下处。

赵主管来许宣下处道：“张主管在员处面前嫉妒你，你如今要愈加用心，大主小主儿买卖一般样做。”许宣道：“多承指教！我和你去闲酌一杯。”二人同到店中，左右坐下。酒保将要饭果碟摆下，二人吃了几杯。赵主管说：“老员外最性直，受不得触，你便依随他生性，耐心做买卖。”许宣道：“多

谢老兄厚爱，谢之不尽！”又饮了两杯，天色晚了。赵主管道：“晚了路黑难行，改日再会。”许宣还了酒钱，各自散了。

许宣觉道有杯酒醉了，恐怕冲撞了人，从屋檐下回去。正走之间，只见一家楼上推开窗，将熨斗播灰下来，都倾在许宣头上。立住脚，便骂道：“谁家泼男女，不生眼睛，好没道理！”只见一个妇人，慌忙走下来道：“官人休要骂，是奴家不是，一时失误了，休怪！”许宣半醉抬头一看，两眼相观，正是白娘子。许宣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无名之火焰腾腾高起三千丈，掩纳不住，便骂道：“你这贼贱妖精，连累得我好苦！吃了两场官事！”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许宣道：“你如今又到这里，却不是妖怪？”赶将入去，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：“你要官休私休！”白娘子陪着笑面道：“丈夫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和你说来事长。你听我说：当初这衣服，都是我先夫留下的。我与你恩爱深重，教你穿在身上，恩将仇报，反成吴越？”许宣道：“那日我回来寻你，如何不见了！主人都说你同青青来寺前看我，因何又在此间？”白娘子道：“我到寺前，听得说你被捉了去，教青青打听不着，只道你脱身走了。怕来捉我，教青青连忙讨了一只船，到建康府娘舅家去。昨日才到这里。我也道连累你两场官事，也有何面目见你！你怪我也无用了。情意相投，做了夫妻，如今好端端难道走开了？我与你情似泰山，恩同东海，誓同生死，可看日常夫妻之面，取我到下处，和你百年偕老，却不是好！”许宣被白娘子一骗，回嗔作喜，沉吟了半晌，被色迷了心胆，留连之意，不回下处，就在白娘子楼上歇了。

次日，来上河五条巷王公楼家，对王公说：“我的妻子同丫鬟从苏州来到这里。”一一说了，道：“我如今搬回来一处过活。”王公道：“此乃好事，如何用说。”当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来王公楼上。次日，点茶请邻舍。第三日，邻舍又与许宣接风。酒筵散了，邻居各自回去，不在话下。第四日，许宣早起梳洗已罢，对白娘子说：“我去拜谢东西邻舍，去做买卖去也。你同青青只在楼上照管，切勿出门！”分付已了，自到店中做买卖。早去晚回。

不觉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，又过一月。忽一日，许宣与白娘子商量，去见主人李员外妈妈家眷。白娘子道：“你在他家做主管，去参见了他，也好日常走动。”

到次日，雇了轿子，径进里面请白娘子上了轿。叫王公挑了盒儿，丫鬟青青跟随，一齐来到李员外家。下了轿子，进到里面，请员外出来。李克用连忙来见，白娘子深深道个万福，拜了两拜，妈妈也拜了两拜，内眷都参见了。原来李克用年纪虽然高大，却专一好色。见了白娘子有倾国之姿，正是：

三魂不附体，七魄在他身。

那员外目不转睛，看白娘子。当时安排酒饭管待。妈妈对员外道：“好个伶俐的娘子！十分容貌，温柔和气，本分老成。”员外道：“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。”饮酒罢了，白娘子相谢自回。

李克用心中思想：“如何得这妇人共宿一宵？”眉头一簇，计上心来，道：“六月十三是我寿诞之日，不要慌，教这妇人着我一个道儿。”不觉乌飞兔走，才过端午，又是六月初间。那员外道：“妈妈，十三日是我寿诞，可做一个筵席，请亲眷朋友闲耍一日，也是一生的快乐。”当日亲眷邻友主管人等，都下了请帖。次日，家家户户都送烛面手帕物件来，十三日都来赴

筵，吃了一日。次日是女眷们来贺寿，也有廿来个。

且说白娘子也来，十分打扮，上着青织金衫儿，下穿大红纱裙，戴一头百巧珠翠金银首饰。带了青青，都到里面拜了生日，参见了老安人。东阁下排着筵席。原来李克用吃虱子留后腿的人。因见白娘子容貌，设此一计，大排筵席，各各传杯弄盏，酒到半酣，却起身脱衣净手。李员外原来预先分付腹心养娘道：“若是白娘子登东，他要进去，你可另引他到后面僻静房内去。”李员外设计已定，先自躲在后面。正是：

不劳钻穴逾墙事，稳做偷香窃玉人。

只见白娘子真个要去净手，养娘便引他到后面一间僻静房内去。养娘自回。那员外心中淫乱，捉身不住，不敢便走进去，却在门缝里张。不张万事皆休，则一张那员外大吃一惊，回身便走，来到后边，望后倒了。

不知一命如何，先觉回肢不举。

那员外眼中不见如花似玉体态，只见房中蟠着一条吊桶来粗大白蛇，两眼一似灯盏，放出金光来。惊得半死，回身便走，一绊一交。众养娘扶起看时，面青口白。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，方才醒来。

老安人与众人都来看了道：“你为何大惊小怪做甚么？”李员外不说其事，说道：“我今日起得早了，连日又辛苦了些，头风病发晕倒了。”扶去房里睡了。

众亲眷再入席饮了几杯，酒筵散罢，众人作谢回家。白娘子回到家中思想，恐怕明日李员外在铺中对许宣说出本相来。便生一条计，一头脱衣服，一头叹气。许宣道：“今日出去吃酒，因何回来叹气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丈夫，说不得！李员外原来假做生日，其心不善。因见我起身登东，他躲在里面，欲要奸骗我，扯裙扯裤，来调戏我。欲待叫起来，众人都在那里，怕妆幌子。被我一推倒地，他怕羞没意思，假说晕倒了。这惶恐那里出气！”许宣道：“既不曾奸骗你，他是我主人家，也于无奈，只得忍了。这遭休去便了。”白娘子道：“你不与我做主，还要做人！”许宣道：“先前多承姐夫写书，教我投奔他家。亏他不阻，收留在家做主管，如今教我怎的好？”白娘道：“男子汉。我被他这般欺负，你还去他家做主管？”许宣道：“你叫我何处去安身？做什么生理？”白娘子道：“做人家主管，也是下贼之事。不如自开一个生药铺。”许宣道：“亏你说，只是那讨本钱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个容易。我明白把些银子，你先去赁了间房子却又说话。”

且说今是古，古是今，各处有这般出热的。间壁有一个人，姓蒋名和，一生出热好事。次日，许宣问白娘子讨了些银子，教蒋和去镇江渡口马头上赁了一间房子，买下一付生药厨柜，陆续收买生药。十月前后，俱已完备，选日开张药店，不去做主管。那李员外也自知惶恐，不去叫他。

许宣自开店来，不匡买卖一日兴一日，普得厚利。正在门前卖生药，只见一个和尚将着一个募缘簿子道：“小僧是金山寺和尚，如今七月初七日是英烈龙王生日，伏望官人到寺烧香，布施些香钱！”许宣道：“不必写名，我有一快好降香，舍与你拿去烧罢。”即便取出递与和尚。和尚接了道：“是日望官人来烧香！”打一个问讯去了。白娘子看见道：“你这杀才，把这一块好香与那贼秃去换酒肉吃！”许宣道：“我一片诚心舍与他，花费了也是他的罪过。”不觉又是七月初七日，许宣正开得店，只见街上闹热，人来人往。帮闲的蒋和道：“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，今日何不寺内去走一遭？”许宣道：“我收拾了，略待略待，和你同去。”蒋和道：“小人当得相伴。”

许宣忙收拾了，略待略待，和你同去。”蒋和道：“小人当得相伴。”许宣忙收拾了，进去对白娘子道：“我去金山寺烧香，你可照管家里则个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去做甚么？”许宣道：“一者不曾认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，二者前日布施了要去烧香。”白娘子道：“你既然要去，我也挡你不得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”许宣道：“那三件？”白娘子道：“一件，不要去方丈内去；二件，不要与和尚说话；三件，去了就回。来得迟，我便来寻你也。”许宣道：“这个何妨，都依得。”当时换了新鲜衣服鞋袜，袖了香盒，同蒋和径到江边，搭了船，投金山寺来。

先到龙王堂烧了香，绕寺闭走了一遍，同众人信步来到方丈门前。许宣猛省道：“妻子分付我休要进方丈内去。”立住了脚，不进去。”蒋和道：“不妨事，他自在家中，回去只说不曾去便了。”说罢，走入去，看了一回，便出来。

且说方丈当中座上坐一个有德行的和尚，眉清目秀，圆顶方袍，看了模样，的是真僧。一见许宣走过，便叫侍者：“快叫那后生进来。”侍者看了一回，人千人万，乱滚滚的，又不认得他，回说：“不知他走那边去了？”和尚见说，持了禅杖，自出方丈来，前后寻不见。复身出寺来看，只见众人都在那里等风浪静了落船。那风浪越大了，道：“去不得。”正看之间，只见江心里一只船飞也似来得快。许宣对蒋和道：“这般大风浪过不过渡，那只船如何到来得快？”正说之间，船已将近。看时，一个穿白的妇人，一个穿青的女子，来到岸边，仔细一认，正是白娘子和青青两个。许宣这一惊非小。白娘子来到岸边，叫道：“你如何不归？快来上船！”许宣却欲上船，只听得有人在背后喝道：“业畜在此做甚么？”许宣回头看时，人说道：“法海禅师来了！”禅师道：“业畜，敢再来无礼，残害生灵！老僧为你特来。”白娘子见了和尚，摇开船，和青青把船一翻，两个都翻下水底去了。许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：“告尊师，救弟子一条草命！”禅师道：“你如何遇着这妇人？”许宣把前项事情从头说了一遍。禅师听罢，道：“这妇人正是妖怪，汝可速回杭州去。如再来缠汝，可到湖南净慈寺里来寻找。有诗四句：

本是妖精变妇人，西湖岸上卖娇声；

汝因不识遭他计，有难湖南见老僧。

许宣拜谢了法海禅师，同蒋和下了渡船，过了江，上岸归家。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见了。方才信是妖精。到晚来，教蒋和相伴过夜，心中昏闷，一夜不睡。次日早起，叫蒋和看着家里。却来到针子桥李克用家，把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。李克用道：“我生日之时，他登东，我撞将去，不期见了这妖怪，惊得我死去。我又不敢与你说这话。既然如此，你且搬来我这里住着，别作道理。”许宣作谢了李员外，依旧搬到他家。不觉住过两月有余。忽一日立在门前，只见地方总甲分付排门人等，俱要香花灯烛，迎接朝廷恩赦。原来是高宗策立孝宗，降赦通行天下，只除人命大事，其余小事，尽行赦放回家。许宣遇赦，欢喜不胜，吟诗一首，诗去：

感谢吾皇降赦文，网开三面许更新；

死时不作他邦鬼，生日还为旧土人。

不幸逢妖愁更甚，何期遇宥罪除根？

归家满把香焚起，拜谢乾坤再造恩。

许宣吟诗已毕，央李员外衙门上下打点使用了钱，见了大尹，给引还乡。拜谢东邻西舍，李员外妈妈合家大小，二位主管，俱拜别了。央帮闲的蒋和

买了些土物带回杭州。

来到家中，见了姐夫姐姐，拜了四拜。李募事见了许宣焦躁道：“你好生欺负人，我两遭写书教你投托人，你在李员外家娶了老小，不直得寄封书来教我知，直恁的无仁无义！”许宣说：“我不曾娶妻小。”姐夫道：“见今两日前，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丫鬟，道是你的妻子。说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烧香，不见回来，那里不寻到。直到如今，打听你回杭州，同丫鬟先到这里等你两日了。”教人叫出那妇人和丫鬟见了许宣。

许宣看见，果是白娘子青青。许宣见了，目瞪口呆，吃了一惊。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说这话本，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场。李募事叫许宣共白娘子去一间房间内安身。许宣见晚了，怕这白娘子，心中慌了。不敢向前，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：“不知你是何神何鬼？可饶我的性命！”白娘子道：“小乙哥是何道理？我和你许多时夫妻，又不曾亏负你，如何说这等没力气的话。”许宣道：“自从和你相识之后，带累我吃了两场官司。我到镇江府，你又来寻我。前日金山寺烧香，归得迟了，你和青青又直赶来。见了禅师，便跳下江里去了。我只道你死了，不想你又先到这里，望乞可怜见饶我则个！”白娘子圆睁怪眼道：“小乙官，我也只是为好，谁想到成怨本！我与你平生夫妇，共枕同衾，许多恩爱，如今却信别人闲言语，教我夫妻不睦。我如今实对你说，若听我言语喜喜欢欢，万事皆休；若生外心，教你满城皆为血水，人人手攀洪浪，脚踏浑波，皆死于非命。”惊得许宣战战兢兢，半晌无言可答，不敢走近前去。青青劝道：“官人，娘子爱你杭州人生得好，又喜你恩情深重。听我说，与娘子和睦了，休要疑虑。”许宣吃两个缠不过，叫道：“却是苦耶！”

只见姐姐在天井里乘凉，听得叫苦，连忙来到房前，只道他两个儿厮闹，拖了许宣出来。白娘子关上房门自睡。许宣把前因后事，一一对姐姐告诉了遍。却好姐夫乘凉归房。姐姐道：“他两口儿厮闹了，如今不知睡了也未，你且去张一张了来。”李募事走到房前看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，睡在床上，伸头在天窗内乘凉，鳞甲内放出白光来，照得房内如同白日。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来到房中，不说其事。道：“睡了，不见则声。”许宣躲在姐姐房中，不敢出头，姐夫也不问他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，李募事叫许宣出去，到僻静处问道：“你妻子从何娶来？实实的对我说，不要瞒我！自昨夜亲眼看见他是一条大白蛇，我怕你姐姐害怕，不说出来。”许宣把从头事，一一对姐夫说了一遍。李募事道：“既是这等，白马庙前，一个呼蛇戴先生，如法捉得蛇。我同你去接他。”二人取路来到白马庙前，只见戴先生正立在门口。二人道：“先生拜揖。”先生道：“有何见谕？”许宣道：“家中有一条大蟒蛇，相烦一捉则个！”先生道：“宅上何处？”许宣道：“过军桥黑珠儿巷内李募事家便是。”取出一两银子道：“先生收了银子，待捉得蛇另又相谢。”先生收了道：“二位先回，小子便来。”李募事与许宣自回。那先生装了一瓶雄黄药水，一直来到黑珠儿巷内，问李募事家。人指道：“前面那楼子内便是。”先生来到门前，揭起帘子，咳嗽一声，并无一个人出来。敲了半晌门，只见一个小娘子出来问道：“寻谁家？”先生道：“此是李募事家么？”小娘子道：“便是。”先生道：“说宅上有一条大蛇，却才二位官人来请小子捉蛇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我家那有大蛇？你差了。”先生道：“官人先与我一两银子，说捉了蛇后，有重谢。”白娘子道：“没有，休信他们哄你。”先生道：“如何作耍？”

白娘子三回五次发落不去，焦躁起来，道：“你真个会捉蛇？只怕你捉他不得！”戴先生道：“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，量道一条蛇有何难捉！”娘子道：“你说捉得，内怕你见了要走！”先生道：“不走，不走！如走，罚一锭白银。”娘子道：“随我来。”到天井内，那娘子转个湾，走进去了。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儿，立在空地上。不多时，只见刮起一阵冷风，风过处，只见一条吊桶来大的蟒蛇，连射将来，正是：

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

且说那戴先生吃了一惊，望后便倒，雄黄罐儿也打破了。那条大蛇张开血红大口，露出雪白齿，来咬先生。先生慌忙爬起来，只恨爹娘少生两脚，一口气跑过桥来，正撞着李募事与许宣。许宣道：“如何？”那先生道：“好教二位得知，”把前项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取出那一两银子付还李募事道：“若不生这双脚，连性命都没了。二位自去照顾别人。”急急的去了。

许宣道：“姐夫，如今怎么处？”李募事道：“眼见实是妖怪了，如今赤山埠前张成家欠我一千贯钱。你在那里静处，讨一间房儿住下。那怪物不见了，自然去了。”许宣无计可奈，只得应承。同姐夫到家时，静悄悄的没些动静。李募事写了书帖，和票子做一封，教许宣往赤山埠去。只见白娘子叫许宣到房中道：“你好大胆，又叫甚么捉蛇的来！你若和我好意，佛眼相看，若不好时，带累一城百姓受若，都死于非命！”许宣听得，心寒胆战，不敢则声。将了票子，闷闷不已。来到赤山埠前，寻着了张成。随即袖中取票时，不见了。只叫得苦，慌忙转步。一路寻问来时，那里见。正闷之间，来到净慈寺前，忽地里想起那金山寺长老法海禅师曾分付来：“倘若那怪再来杭州缠你，可来净慈寺内寻我。”如今不寻，更等何时。急入寺中，问监寺道：“动问和尚，法海禅师曾来上刹也未？”那和尚道：“不曾到来。”许宣听得说不在，越闷。折身便回来长桥堍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时衰鬼弄人，我要性命何用？”看着一湖清水，却待要跳！正是：

阎王判你三更到，定不容人到四更。

许宣正欲跳水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男子汉何故轻生？死了一万口，只当五百双，有事何不问我！”许宣回头看时，正是法海禅师。背驮衣钵，手提禅杖，原来真个才到。也是不该命尽，再迟一碗饭时，性命也休了。许宣见了禅师纳头便拜，道：“救弟子一命则个！”禅师道：“这业畜在何处？”许宣把上项事一一诉了，道：“如今又直到这里，求尊师救度一命。”禅师于袖中取出一个钵盂，递与许宣道：“你若到家，不可教妇人得知，悄悄的将此物劈头一罩，切切手轻，紧紧的按住，不可心慌，你便回去。”

且说许宣拜谢了祖师，回家。只见娘子正坐在那里，口内喃喃的骂道：“不知甚人挑拨我丈夫和我做冤家，打听出来，和他理会！”正是有心等没心的，许宣张得他眼慢，背且悄悄的，望白娘子头上一罩，用尽平生气力纳住。不见了女子之形，随着钵盂慢慢的按下，不敢手松，紧紧的按住。只听得钵盂内道：“和你数载夫妻，好没一些人情！略放一放！”许宣正没了结处，报道：“有一个和尚，说道：‘要收妖怪。’”许宣听得，连忙教李募事请禅师进来。来到里面，许宣道：“救弟子则个！”不知禅师口里念的甚么，念毕，轻轻的揭起钵盂，只见白娘子缩做七八寸长，如傀儡人像，双眸紧闭，做一堆儿，伏在地下。禅师喝道：“是何业畜妖怪，怎敢缠人？可说备细！”白娘子答道：“祖师，我是一条大蟒蛇。因为风雨大作，来到西湖上安身，同青青一处。不想遇着许宣，春心荡漾，按纳不住，一时冒天条，

却不曾杀生害命。望禅师慈悲则个！”禅师又问：“青青是何怪？”白娘子道：“青青是西湖内第三桥下潭内千年成气的青鱼。一时遇着，拖他为伴，他不曾得一日欢娱，并望禅师怜悯！”禅师道：“念你千年修炼，免你一死，可现本相！”白娘子不肯。禅师勃然大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大喝道：“揭谤何在？快与我擒青鱼怪来，和白蛇现形，听我发落！”须臾庭前起一阵狂风。风过处，只闻得豁刺一声响，半空中坠下一个青鱼，有一丈多长，向地拨刺的连跳几跳，缩做尺余长一个小青鱼。看那白娘子时，也复了原形，变了三尺长一条白蛇，兀自昂头看着许宣。

禅师将二物置于钵盂之内，扯下褊衫一幅，封了钵盂口，拿到雷锋寺前将钵盂放在地下，令人搬砖运石，砌成了一塔。后来许宣化缘，砌成了七层宝塔。千年万载，白蛇和青鱼不能出世。且说禅师押镇了，留偈四句：

西湖水干，江潮不起，

雷峰塔倒，白蛇出世。

法海禅师言偈毕，又题诗八句以劝后人：

奉劝世人休爱色，爱色之人被色迷。

心正自然邪不扰，身端怎有恶来欺？

但看许宣因爱色，带累官司惹是非。

不是老僧来救护，白蛇吞了不留些。

法海禅师吟罢，各人自散。惟有许宣情愿出家，礼拜禅师为师，就雷峰塔披剃为僧。修行数年，一夕坐化去了。众僧买龛烧化，造一座骨塔，千年不朽。临去世时，亦有诗八句，留以警世，诗曰：

祖师度我出红尘，铁树开化始见春；

化化轮迦重化化，生生转变再生生。

欲知有色还无色，须识无形却有形；

色即是空空即色，空空色色要分明。

（《警世通言》）

卖油郎独占花魁

年少争夸风月，场中波浪偏多。
有钱无貌意难知，有貌无钱不可。
就是有钱有貌，还须着意揣摩。
如情识趣俏哥哥，此道谁人赛我？

这首词名为“西江月”，是风月机关中撮要之论。常言道：“妓爱俏，妈爱钞。”所以子弟行中，有了潘安般貌，邓通般钱，自然上下和睦，做得烟花寨内的大王，鸳鸯会上的主盟。

然虽如此，还有个两字经儿，叫做“帮衬”。帮者，如鞋子有帮；衬者，如衣之有衬。但凡做小娘的，有一分所长，得人衬贴，就当十分；若有短处，曲意替他遮护，更兼低声下气，送暖偷寒，逢其所喜，避其怕嫌，以情度情，岂有不爱之理？这叫做“帮衬”。

风月场中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，无貌而有貌，无钱而有钱。假如郑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儿，此时囊篋俱空，容颜非旧，李亚仙于雪天遇之，便动了一个侧隐之心，将绣褚包裹，美食供养，与他做了夫妻。这岂是爱他之钱，恋他之貌？只为郑元和识趣知情，善于帮衬，所以亚仙心中舍他不得。你只看亚仙病中想马板肠汤吃，郑元和就把个五花马杀了，取肠煮汤奉之。只这一节上，亚仙如何不出万言策，“卑田院”变做了白玉楼，一床锦被遮盖，风月场中反为美谈。这是：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生光。

话说大宋自太祖开基，太宗嗣位，历传真、仁、英、神、哲，共是七代帝王，都则偃武修文，民安国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，信任蔡京、高俅、杨戩、朱勔之徒，大兴苑囿，专务游乐，不以朝政为事，以致万民嗟怨，金虏乘之以起，把花锦般一个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尘，高宗泥马渡江，偏安一隅，天下分为南北，方得休息。其中数十年，百姓受了多少苦楚。正是：

甲马丛中立命，刀枪队里为家。

杀戮如同戏耍，抢夺便是生涯。

内中单表一人，乃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，姓莘，名善。浑家阮氏。夫妻两口，开个粮食铺儿，虽则柴米为生，一应柴炭茶酒，油盐杂货，无所不备，家道颇颇得过。年过四旬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做瑶琴。自小生得清秀，更且资性聪明，七岁上送在村学中读书，日诵千言，十岁时便能吟诗作赋，曾有“国情”一绝，为人传诵。诗云：

朱帘寂寂下金钩，香鸭沉沉冷画楼。

移枕怕惊鸳并宿，挑灯偏惜蕊双头。

到十二岁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。若提起女工之事，飞针走线，出人意表。此乃天生伶俐，非教习之所能也。

莘善因为自己家无子，要寻个养女婿来家靠老。只因女儿灵巧多能，难乎其配，所以求亲者颇多，都不曾许。不幸遇了金虏猖獗，把汴梁城围困，四方勤王之师虽多，宰相主了和议，不许厮杀，以致虏势愈甚，打破了京城，劫迁了二帝。那时城外百姓，一个个忘魂丧胆，扶老携幼，弃家逃命。

却说莘善领着浑家阮氏和十二岁的女儿，同一般逃难的，背着包裹，结队而走。忙忙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担饥担冻担劳苦，此行谁是家

乡？叫天叫地叫祖宗，惟愿不逢鞑虏！正是：

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。

正行之间，谁想鞑子倒不曾遇见，却逢着一队败残的官兵。看见许多逃难的百姓，多背得有包裹，假意呐喊道：“鞑子来了！”沿路放起一把火来。此时天色将晚。吓得众百姓落荒乱窜，你我不相顾，败兵就乘机抢掠，若不肯与他，就杀害了。这是乱中生乱，苦上加苦。却说莘氏瑶琴，被乱军冲突，跌了一交，爬起来不见了爹娘，不敢叫唤，躲在道旁古墓之中，过了一夜。到天明出外看时，但见满日风砂，死尸横路，昨日同时避难之人，都不知所住。瑶琴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欲待寻访，又不认得路径。只得望南而行。哭一步，捱一步。约莫走了二里之程，心上又苦，腹中又饥，望见土房一所，想必其中有人。欲待求乞些汤饮。及至向前，却是破败的空屋，人口俱逃难去了。瑶琴坐于土墙之下，哀哀而哭。

自古道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恰好有一人从墙下而过。那人姓卜，名乔，正是莘善的近邻，平昔是个游手游食，不守本分，惯吃白食、用白钱的主儿。人都称他是卜大郎。也是被官军冲散了同伙，今日独自而行。听得啼哭之声，慌忙来看。

瑶琴自小相认，今日患难之际，举目无亲，见了近邻，分明见了亲人一般，即忙收泪，起身相见，问道：“卜大叔，可曾见我爹妈么？”卜乔心中暗想：“昨日被官军抢去包裹，正没盘缠，天生这碗衣饭送来与我。正是奇货可居。”便扯个谎道：“你爹和妈寻你不见，好生痛苦。如今前面去了。分付我道：‘倘或见我女儿，千万带了他来，送还了我。’许我厚谢。”瑶琴虽是聪明，正当无可奈何之际，“君子可欺以其方”，遂全然不疑，随着卜乔便走。但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卜乔将随身带的干粮，把些与他吃了，分付道：“你爹妈连夜走的，若路上不能相遇，直要过江到建康府方可相会。一路上同行，我权把你当女儿，你权叫我做爹；不然，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，不当稳便。”瑶琴依允。从此陆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爹女相称。到了建康府，路上又闻得金兀术四太子引兵渡江，眼见得建康不是宁息；又闻得康王即位，已在杭州驻跸，改名临安，遂趁船到州。过了苏、常、嘉、湖，直到临安地面，暂且饭店中居住。

也亏卜乔自汴京至临安三千余里带那莘瑶琴下来，身边藏下些散碎银两，都用尽了，连身上外盖衣服，脱下准了店钱，止剩得莘瑶琴一件活货，欲得出脱。访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妈家要讨养女，遂引九妈到店中看货还钱。九妈见瑶琴生得标致，讲了财礼五十两。卜乔兑足了银子，将瑶琴送到王家。

原来卜乔有智：在王九妈前，只说：“瑶琴是我亲生之女，不幸到你门户人家，须是款款的教训他，自然从顺，不要性急”；在瑶琴面前，又只说：“九妈是我至亲，权时把你寄顿他家。待我从容访知你爹妈下落，再来领你。”以此瑶琴欣然而去。

可怜绝世聪明女，堕落烟花罗网中！

王九妈新讨了瑶琴，将他浑身衣服换个新鲜，藏于曲楼深处。终日好茶好饭去将息他，好言好语去温暖他。瑶琴既来之，则安之；住了几日，不见卜乔回信，思量爹妈，噙着两行珠泪，问九妈道：“卜大叔怎不来看我？”九妈道：“那个卜大叔？”瑶琴道：“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个卜大郎。”九妈道：“他说是你的亲爹。”瑶琴道：“他姓卜，我姓莘。”遂把汴梁逃难，

失散了爹妈，中途遇见了卜乔，引到临安，并卜乔哄他的说话，细述一遍。九妈道：“原来恁地。你是个孤身女儿，无脚蟹，我索性与你说了罢。那姓卜的把你卖在我家，得银五十两去了。我们是门户人家，靠着粉头过活，家中虽有三四个养女，并没个出色的。爱你生得齐整，把做个亲女儿相待。待你长成之时，包你穿好吃好，一生受用。”瑶琴听说，方知被卜乔所骗，放声大哭。九妈劝解良久方止。自此九妈将瑶琴改做王美，一家都称为美娘，教他吹弹歌舞，无不尽善。长成一十四岁，娇艳非常。临安城中这些富豪公子，慕其容貌，都备着厚礼求见。也有爱清标的，闻得他写作俱高，求诗求字的，日不离门。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，不叫他美娘，叫他做“花魁娘子”。西湖上子弟，编出一只“挂枝儿”，单道那花魁娘子的好处：

小娘子，谁似得王美儿的标致？又会写，又会画，又会做诗，吹弹歌舞都余事。常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子比他，也还不如。那个有福的汤着他身儿，也情愿一个死。

只因王美有了个盛名，十四岁上，就有人来讲梳弄。一来王美不肯，二来王九妈把女儿做金子看成，见他心中不允，分明奉了一道圣旨，并不敢违拗。

又过了一年，王美年方十五。王九妈来劝女儿接客。王美执决不肯，说道：“要我会客时，除非见了亲生爹妈，他肯做主时，方才使得。”王九娘心里又恼他，又不舍得难为他，捱了好些时，偶然有个金二员外，大富之家，情愿出三百两银子梳弄美娘。九妈得了这注大财，心生一计，与金二员外商议，若要他成就，除非如此如此。金二员外意会了。其日八月十五，只说请王美湖上看潮。请到舟中，三四个帮闲，俱是会中之人，猜拳行令，做好做歉，将美娘灌得烂醉如泥。扶到王九妈家楼中，卧于床上，不省人事。五鼓时，美娘酒醒，已知鴆儿用计破了身子。自怜红颜薄命，遭此强横。自向床边一个斑竹榻上，朝着里壁睡了，暗暗垂泪。金二员外又走来亲近，被他劈头劈脸抓有几个血痕。金二员外好生没趣，捱到天明，对妈妈说声：“我也去。”妈儿要留他时，已自出门去了。

从来梳弄的子弟，早起时鴆儿进房贺喜，行户中都来称庆，还要吃几日喜酒。那子弟多则住一二月，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，只有金员外侵早出门，是从来未有之事。王九妈连叫诧异，披衣起身上楼。只见美娘卧于榻上，满眼流泪，九妈要哄他上行，连声招许多不是，美娘只不开口，九妈只得下楼去了。

美娘哭了一日，茶饭不沾。从此托病，不肯下楼，连客也不肯会面了。九妈心下焦躁。欲待把他凌虐，又恐他烈性不从，反冷了他的心肠；欲待由他，本是要他赚钱，若不接客时，就养到一百岁也没用。踌躇数日无计可施。忽然想起，有个结义妹子，叫做刘四妈时常往来，他能言能语，与美娘甚说得着。何不接取他来，下个说词？若得他回心转意，大大的烧个利市！当下保儿去请四妈到前楼坐下，诉以衷情。

刘四妈道：“老身是个女随何，雌陆贾，说得罗汉思情，嫦娥想嫁。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。”九妈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做姐的情愿与你磕头。你多吃杯茶去，免得说话时口干。”刘四妈道：“老身天生这副海口，便说到明日还不干哩。”

刘四妈吃了几杯茶，转到后楼。只见楼门紧闭。刘四妈轻轻的叩了一下，叫声“侄女”。美娘听得是四妈声音，便来开门。两个相见了，四妈靠桌朝下而坐，美娘傍坐相陪。

四妈看他桌上铺着一幅细绢，才画得个美人的脸儿，还未曾着色。四妈称赞道：“画得好！真是巧手！九阿姐不知怎生样造化，偏生遇着你这个伶俐女儿。又好人物，又好技艺。就是堆上几千两黄金，满临安城走遍，可寻出个对儿么！”美娘道：“休得见笑。今日甚风吹得姨娘到来？”刘四妈道：“老身时常要来看你，只为家务在身，不得空闲。闻得你恭喜梳弄了，今日偷空而来，特特与九阿姐叫喜。”

美儿听得提起“梳弄”二字，满面通红，低着头不来答应。刘四妈知他害羞，便把椅儿掇上一步，将美娘的手牵着，叫声：“我儿，做小娘的不是个软壳鸡蛋，怎的这般嫩得紧？似你恁地怕羞，如何要银子，做娘的看得你长大成人，难道不要出本？自古道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九阿姐虽有几个粉头，那一个赶得上你的脚跟来？一园瓜，只看得你是个瓜种。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。你是聪明伶俐的人，也须识些轻重。闻得你自梳弄之后，一个客也不肯相接，是甚么意儿？都像你的意时，一家人口似蚕一般，那个把桑叶喂他？做娘的抬举你一分，你也要与他争口气儿，莫要反讨众丫头们批点。”

美娘道：“由他批点！怕怎地！”刘四妈道：“阿呀，批点是个小事，你可晓得门户中的行径么？”美娘道：“行径便怎的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我们门户大家，吃着女儿，穿着女儿，用着女儿，侥幸讨得一个像样的，分明是大户人家置了一所户田美产，年纪幼小时，巴不得风吹得大。到得梳弄过后，便是田产成熟，日日指望花利，到手受用。前门迎新，后门送旧，张郎送米，李郎送柴，往来热闹，才是个出名的姊妹行家。”美娘道：“羞答答，我不做这样事。”

刘四妈掩着口，格的笑了一声道：“不做这样事，可是由得你的？一家之中有妈妈做主。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训，动不动一顿皮鞭，打得你不生不死，那时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儿。九阿姐一向不难为你，只是因你聪明标致，从小娇养的，要惜你的廉耻，存你的体面。方才告诉我许多话，说你不识好歹，放着鹅毛不知轻，顶着磨子不知重，心下好生不悦，教老身来劝你。你若执意不从，惹他性起，一时翻过脸来，骂一顿，打一顿，你待走上天去！凡事只怕个起头，若打破了头时，朝一顿，暮一顿，那时熬这些痛苦不过，只得接客，却不把千金声价弄得低微了，还要姊妹中笑话。依我说，吊桶已自落在他井里，挣不起了，不知千欢万喜。倒在娘的怀里，落得自己快活。”

美娘道：“奴是好人家的儿女，误落风尘，倘得姨娘主张从良，胜造九级浮图。若要我倚门献笑，送旧迎新，宁甘一死，决不情愿！”刘四妈道：“我儿，从良是个有志气的事，怎么说道不该？只是从良也有几等不同。”美娘道：“从良有甚不同之处？”

刘四妈道：“有个真从良，有个假从良；有个苦从良，有个乐从良；有个趁好的从良，有个没奈何的从良；有个了从良，有个不了的从良。我儿耐心听我分说。”

“如何叫做真从良？大凡才子必须佳人，佳人也须才子，方成配偶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往往求之不得。幸然两个相逢，你贪我爱，割舍不下；一个愿讨，一个愿嫁，好像捉对的蚕蛾，死也不放：这个谓之真从良。”

“怎么叫做假从良？有等子弟爱着小娘，小娘却不爱那子弟，本心不愿嫁他，只把个‘嫁’字儿哄他心热，撒漫使钱，比及成交，却又推故不就；又有一等痴心子弟，明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，偏要娶将回去，拼着一注大钱，

动了妈儿的火，不怕小娘不肯，勉强进门，心中不顺，故意不守家规，小则撒泼放肆，大则公然偷汉，人家容留不得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依旧放他出来为娼接客，把‘从良’二字，只当个撰钱题目：这个谓之假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苦从良？一般样子弟爱小娘，小娘不爱那子弟，却被似以势凌逼，妈儿惧祸，已自许了，做小娘的身不由主，含泪而行，一入侯门，如海之深，家法又严，抬头不得，半妾半婢，忍死度日：这个谓之苦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乐从良？做小娘的，正当择人之际，偶然相交个子弟，见他性情温和，家道富足，又且大娘子乐善，无男无女，指望他日过门，与他生育，就有主母之分，以此嫁他，图个目前安逸，日后出身：这个谓之乐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趁好的从良？做小娘的，风花雪月，受用已够，趁这盛名之下，求之者众，任我拣择个十分满意的嫁他，急流勇退，及早回头，不致受人怠慢：这个谓之趁好的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没奈何的从良？做小娘的，原无从良之意，或因官司逼迫，或因强横欺瞒，又或因债负太多，将来赔偿不起，别口气，不论好歹，得嫁便嫁，买静求安，藏身之法：这谓之没奈何的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做了从良？小娘半老之际，风波历尽，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，两个志同道合，收绳卷索，白头到老：这个谓之了从良。

“如何叫做不了的从良：一般你贪我爱，火热的跟他，却是一时之兴，没有个长算，或者尊长不容，或老大娘妒忌，闹了几场，发回妈家，追取原价；又有个家道雕零，养他不活，苦守不过，依旧出来赶趁：这谓之不了的从良。”

美娘道：“如今奴家要从良，还是怎地好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我儿，老身教你个万全之策。”美娘道：“若蒙教导，死不忘恩！”刘四妈道：“从良一事，入门为净；况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过了，就是今夜嫁人，叫不得黄花女儿。千错万错，不该落于此地。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。做娘的费了一片心机，若不帮他几年，趁过千把银子，怎肯放你出门？还有一件：你便要从良，也须拣个好主儿。这些臭嘴臭脸的，难道就跟他不成？你如今一个客也不接，晓得那个该从，那个不该从？假如你执意不肯接客，做娘的没奈何，寻个肯出钱的主儿，卖你去做妾，这也叫做从良。那主儿，或是年老的，或是貌丑的，或是一字不识的村牛，你却不肮脏了一世？比着把你撩在水里，还有扑通的一声响，讨得旁人叫一声可惜。依着老身愚见，还是俯从人愿，凭着做娘的热闹客，似你恁般才貌，等闲的料也不敢相扳，无非是王孙公子，贵客豪门，也不辱莫了你。一来风花雪月，趁着年少受用；二来作成妈儿起个家事；三来你自己也积趱些私房，免得日后求人。过了十年五载，遇个知心着意的，说得来，话得着，那时老身与你做媒，好模好样的嫁去，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。可不两得其便？”

美娘听说，微笑而不言。刘四妈已知美娘心中活动了，便道：“老身句句是好话。你依着老身的话时，后来还要感激我哩。”说罢起身。

王九妈伏于楼门之外，一句句都听得。美娘送刘四妈出房，劈面撞着了九妈，满面羞惭，缩身进去。王九妈随着刘四妈再到前楼坐下。

刘四妈道：“侄女十分执意，被老身左说右说，一块硬铁，看看溶成热汁。如今你快快寻个复帐的主儿他必然肯就。那时做妹子的再来贺喜。”王九妈连连称谢，是日备饭相待，尽醉而别。

后来西子湖上子弟们，又有只“挂枝儿”，单说那刘四妈说词一节。

刘四妈，你的嘴舌儿好不利害！便是女随何，雌陆贾，不信有这大才？说着长，道着短，全没些破败。就是醉梦中被你说得醒，就是聪明的被你说得呆。好个烈性的姑娘，也被你说得他心地改！

再说王美娘自听了刘四妈一席话儿。思之有理。以后有客求见，欣然相接。复帐之后，宾客如市，捱三顶五，不得空闲。声价愈重，每一晚白银十两，兀自你争我夺。王九妈趁了若干钱钞，欢喜无限。美娘也留心要拣个知心着意的，急切难得。正是：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临安城清波门里，有个开油店的朱十老，三年前过继一个小厮，也是汴京逃难来的，姓秦，名重。母亲早丧，父亲秦良，十三岁上将他卖了，自己上天竺去做香火。朱十老因年老无嗣，又新死了妈妈，把秦重做亲子看成，改名朱重，在店中学做卖油生意。初时父子坐店甚好，后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，十眠九坐，劳碌不得。另招个伙计，叫做邢权，在店相帮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四年有余。朱重长成一十七岁，生得一表人才。虽然已冠，尚未娶妻。那朱十老家有个使女，叫做兰花，年已二十之外，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，几遍的倒钩子去勾搭他。谁知朱重是老实人；又且兰花齜齜丑陋，朱重也看不上眼。以此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

那兰花见勾搭朱小官不上，别寻主顾，就去勾搭那伙计邢权。邢权是望四之人，没有老婆，一拍就上。两个暗地偷情，不止一次。反怪朱小官人碍眼，思量寻事，赶他出门。邢权与兰花两个里应外合，使心设计。兰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撇清，说：“小官人几番调戏，好不老实。”朱十老平日与兰花也有一手，未免有拈酸之意。邢权又将店中卖下的银子藏过，在朱十老面前说道：“朱小官在外赌博不长进，柜中银子，几次短少，都是他偷去了。”初次朱十老还不信；接边几次，朱十老年老糊涂，没有主意，就唤朱重过来，责骂了一场。

朱重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已知邢权与兰花的计较，欲待分辩，惹起是非不小。万一老者不听，枉做恶人。心生一计，对朱十老说道：“店中生意淡薄，不消得二人。如今让邢主管坐店，孩儿情愿挑担子出去卖油。卖得多少，每日纳还。可不是两重生意？”

朱十老心下也有许可之意。又被邢权说道：“他不是要挑担出去，几年上偷银子做私房，身边积攒有余了，又怪你不与他定亲，心中怨怅，不愿在此相帮，要讨个出场，自去娶老婆，做人家哩。”朱十老叹口气道：“我把他做亲子看成。他却如此歹意，皇天不祐！——罢，罢，不是自身骨血，到底粘连不上，由他去罢！”遂将三两银子把与朱重，打发出门。寒夏衣服和被窝，都叫他拿去。这也是朱十老好处。朱重料他不肯收留，拜了四拜，大哭而别。正是：

孝已杀身因谤语，申生丧命为谗言。

亲生儿子犹如此，何怪螟蛉受枉冤？

原来秦良上天竺做香火，不曾对儿子说知。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门，在众安桥下，赁下一间小小房儿，放下被窝等件，买了锁儿锁了门，便往长街短巷，访求父亲。连走几日，全没消息，没办法，只得放下。在朱十老家四年，赤心忠良，并无一毫私蓄。只有临行时打发这三两银子，不够本钱，做什么生意好？左思右量，只有油行买卖是熟悉。这些油坊，多曾与他识熟。还去

挑个卖油担子，是个稳足的道路。当下置办了油担家伙，剩下的银两，都交付与油坊取油。

那油坊里认得朱小官是个老实好人。况且小小年纪，当初坐店，今朝挑担上街，都因那伙计挑拨他出来，心中甚是不平，有心扶持他，只拣窖清的上好净油与他，签子上又明让他些。朱重得了这些便宜，自己转卖与人，也放些宽，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。每日所赚的利息，又且俭吃俭用，积下东西来，置办些日用家业，及身上衣服之类，并无妄费。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，牵挂着父亲，思量“向来叫做朱重，谁知我是姓秦，倘或父亲来寻访之时，也没有个因由。”遂复姓为秦。

说话的，假如上一等人，有前程的，要复本姓，或具札子奏过朝廷，或关白礼部、太学国学等衙门，将册籍改正，众所共知。一个卖油的复姓之时，谁人晓得？他有个道理。把盛油的桶儿，一面大大写个“秦”字，一面写“汴梁”二字，将油桶做个标识，使人一览而知。以此临安市上，晓得他本姓，都呼他为秦卖油。

时值二月天气，不寒不暖，秦重闻知昭庆寺僧人要起个九昼夜功德，用油必多，遂挑了油担，来寺中卖油。那些和尚们也闻知秦卖油之名，他的油比别人又好又贱，单单作成他。所以一连这九日，秦重只在昭庆寺走动。正是：

刻薄不赚钱，忠厚不折本。

这一日是第九日了，秦重在寺出脱了油，挑了空担出寺。其日天气晴明，游人如蚁。秦重绕湖而行，遥望十景塘，桃红柳绿，湖内画船箫管，往来游玩，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走了一回，身子困倦，转到昭庆寺右边，到个宽处，将担儿放下，坐在一块石上歇脚。近侧有个人家，面湖而住，金漆篱门，里面朱栏内一丛细竹，未知堂室何如，先见门庭清整。只见里面三四个戴巾的从内而出，一个女娘后面相送。到了门首，两个把手一拱说声“请了”，那女娘竟进去了。

秦重定睛觑之，此女容颜娇丽，体态轻盈，目所未睹，准准的呆了半晌，身子都酥麻了。他原是个老实小官，不知有烟花行径，心中疑惑，正不知是什么人家。方在凝思之际，只见门内又走出个中年的妈妈，同着一个垂髻的丫鬟，倚门闲看。那妈妈一瞧着油担，便道：“阿呀，方才要去买油，正好有油担子在这里，何不与他买些？”那丫鬟取了油瓶出来，走到油担子边，叫声“卖油的”。秦重方才知觉，回言道：“没有油了。妈妈要用油时，明日送来。”

那丫鬟也识得几个字，看见油桶上写个秦字，就对妈妈道：“那卖油的姓秦。”妈妈也听得人闲说，有个秦卖油，做生意甚是忠厚。遂分付秦重道：“我家每日要油用，你肯挑来时，与你做个主顾。”秦重道：“承妈妈作成，不敢有误。”那妈妈与丫鬟进去了。

秦重心中想道：“这妈妈不知是那女娘的什么人？我每日到他家卖油，莫说赚他利息，图个饱看那女娘一回，也是前生福分。”

正欲挑担起身，只见两个轿夫抬着一顶青绢幔的轿子，后边跟着两个小厮，飞也似跑来。到了其家门首，歇下轿子，那小厮走进里面去了。秦重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看他接甚么人？”

少顷之间，只见两个丫鬟，一个捧着猩红的毡包，一个拿着湘妃竹攒花的拜匣，都交付与轿夫，放在轿座之下。那两个小厮手中，一个抱着琴囊，

一个捧着几个手卷，腕上挂碧玉箫一枝，跟着起初的女娘出来。女娘子上轿，轿夫抬起，望旧路而去。丫鬟，小厮，俱随轿步行。秦重又得细觑一番，心中愈加疑惑。挑了油担子，洋洋而去。

不过几步，只见临湖有个酒馆。秦重每常不吃酒，今日见了这女娘，心下又欢喜，又气闷，将担子放下，走进酒馆，拣个小座头坐了。酒保问道：“客人，还是请客，还是独酌？”秦重道：“有上好的酒拿来独饮三杯。时新果子一两碟，不用荤菜。”

酒保斟酒时，秦重问道：“那边金漆篱门内是什么人家？”酒保道：“这是齐衙内的花园，如今王九妈住下。”秦重道：“方才看见有个小娘子上轿，是什么人？”酒保道：“这是有名的粉头，叫做王美娘。人都称为花魁娘子。他原是汴京人，流落在此。吹弹歌舞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。来往的都是大头儿。要十两放光，才宿一夜哩。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。当初住在涌金门外，因楼房狭窄，齐舍人与他相厚，半载之前，把这花园借与他住。”

秦重听得说是汴京人，触了个乡里之念，心中更有一倍光景。吃了几杯，还了酒钱，挑了担子，一路走，一路的肚子打稿道：“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，落于娼家，岂不可惜！”又自家暗笑道：“若不落于娼家，我卖油的怎生得见！”又想一回，越发痴起来了，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一夜，死也甘心！”又想一回道：“呸！我终日挑这油担子，不过日进分文，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？正是癞蛤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吃，如何到口！”又想一回道：“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，我买油的纵有了银子，料他也不肯接我。”又想一回道：“我闻得做老鸨的专在钱钞，就是个乞儿，有了银子，他也就肯接了，何况我做生意的，清清白白之人？若有了银子，怕他不接！——只是那里来这几两银子？”一路上胡思乱想，自言自语。

你道天地间有这等痴人！一个做小经纪的，本钱只有三两，却要把十两银子去嫖那名妓，可不是个春梦？自古道：“有志者，事竟成。”被他千思万想，想出一个计策来。他道：“从明日为始，逐日将本钱扣出，余下的积趲上去。一日积得一分，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，只消三年，这事便成了；若一日积得二分，只消得年半；若再多得些，一年也差不多了。”想来想去，不觉走到家里，开锁进门。只因一路上想着许多闲事，因来看了自家的床铺，惨然无欢，连夜饭也不要吃便上了床。这一夜翻来复去，牵挂着美人，那里睡得着：

只因月貌花容，引起心猿意马。

捱到天明，爬起来就装了油担，煮早饭吃了，锁了门，挑着担子，一径走到王九妈家去。进了门，却不敢直入，舒着头往里面张望。王九妈恰才起床，还蓬着头，正分付保儿买饭菜。秦重认得声间，叫声：“王妈妈”。九妈往外一张，只见秦卖油，笑道：“好忠厚人！果然不失信。”便叫他挑担进来，称了一瓶，约有五斤多重，公道还钱。秦重并不争论。王九妈甚是欢喜，道：“这瓶油只勾我家两日用，但隔一日，你便送来，我不往别处去买了。”

秦重应诺，挑担而出。只恨不曾遇见花魁娘子。“且喜扳下主顾，少不得一次不见二次见，二次不见三次见。只是一件：特为王九妈一家挑这许多路来，不是做生意的勾当。这昭庆寺是顺路，今日寺中虽然不做功德，难道寻常不用油的？我且挑担去问他，若扳得各房砂做个主顾，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，那一担油，尽勾出脱了。”

秦重挑担到寺内问时，原来各房和尚也正想着秦卖油。来得正好，多少不等，各各买他的油。秦重与各房约定，也是间一日便送油来用。这一日是个双日。自此日为始，但是单日，秦重别街道上做买卖，但是双日，就走钱塘门这一路。一出钱塘门，先到王九妈家里，以卖油为名，去看花魁娘了，也有一日会见，也有一日不会见。不见时费了一场思想，便见时也只添了一层思想。正是：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此情无尽期。

再说秦重到了王九妈家多次，家中大大小小，没一个不认得是秦卖油。时光迅速，不觉一年有余。日大日小，只拣足色细丝，或积三分，或积二分，再少也积一分。凑得几钱，又打换大块头。日积月累，有了一大包银子，零星凑集，连自己也不知多少。

其日是单日，又值大雨，秦重不出去去做买卖，看了这一大包银子，心中也自喜欢。“趁今日空闲，且把去上一上天平，见个数目。”打个油伞，走到对门倾银铺里，借天平兑银。那银匠好不轻薄，想着卖油的多少银子，要架天平，只把个五两头等子与他，还怕用不着头纽哩！秦重把银包解开，都是散碎两。大凡成锭的见少，散碎的就见多。银匠是小辈，眼孔极浅，见了许多银子，别有一番面目，想道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”慌忙架起天平，搬出若大若小许多砝码。秦重尽包而兑，一厘不多，一厘不少，刚刚一十六两之数，上秤便是一斤。

秦重心下想道：“除去了三两本钱，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，还是有余。”又想道：“这样散碎银子，怎好出手？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。见成倾银店里方便，何不倾成锭儿，还觉冠冕。”当下兑足十两，倾成一个足色大锭，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。剩下四两二钱之数，拈一小块。还了倾钱。又将几钱银子，置下镶鞋净袜，新褶了一顶万字头巾。回到家中，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，买几根安息香，熏了又熏。拣个睛明好日，侵早打扮起来：

虽非富贵豪华客，也是风流好后生。

秦重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取银两藏于袖中，把房门锁了，一径望王九妈家而来。那一时好不高兴！及至到了门首，愧心复萌，想道：“时常挑了担子，在他家卖油，今日忽地去做嫖客，如何开口？”

正在踌躇之际，只听得呀的一声门响，王九妈走将出来。见了秦重，便道：“秦小官，今日怎的不做生意，打扮得恁般济楚？往那里去贵干？”

事到其间，秦重只得老着脸，上前作揖。妈妈也不免还礼。秦重道：“小可并无别事，专来拜望妈妈。”那鸨儿是老积年，见貌辨色，见秦重恁般装束，又说拜望，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个丫头，要嫖一夜，或是会一个房。虽然不是个大施主菩萨，搭在篮里便是菜，捉在篮里便是蟹，赚他钱把银子，买葱菜也是好的。便满脸堆下笑来，道：“秦小官拜望老身，必有好处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有句不识进退的言语，只是不好启齿。”王九妈道：“但说何妨；且请到里面客座中细讲。”

秦重为卖油虽曾到王家准百次，这客座里交椅还不曾与他屁股做个相识，今日是个会面之始。王九妈到了客座，不免分宾而作，对着内里唤茶。

少顷，丫鬟托出茶来，看时，却是秦卖油，正不知什么缘故，妈妈恁般相待，格格低了头只管笑。王九妈看见，喝道：“有甚好笑！对客全没些规矩！”丫鬟止住笑，收了茶杯自去。

王九妈方才开言问道：“秦小官有甚话要对老身说？”秦重道：“没有

别话，要在妈妈宅上请位姐姐吃杯酒儿。”九妈道：“难道吃寡酒？一定要嫖了。你是个老实人，几时动这风流之兴？”秦重道：“小可的积诚，也非止一日。”九妈道：“我家这几个姐姐都是你认得的，不知你中意那一位？”秦重道：“别个都不要，单单要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。”

九妈只道取笑他，就变了脸，道：“你出言无度，莫非奚落老娘么？”秦重道：“小可是个老实人，岂有虚情。”九娘道：“粪桶也有两个耳朵。你岂不晓得我家美儿的身价？倒了你卖油的灶，还不够半夜歇钱哩！不如将就拣一个适兴罢。”秦重把头一缩，舌头一伸，道：“恁的好卖弄！不敢动问，你家花魁娘子，一夜歇钱要几千两？”

九妈见他说耍话，却又回嗔作喜，带笑而言道：“那要许多！只要得十两敲丝。其他东道杂费，不在其内。”秦重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不为大事。”袖中摸出这秃秃里一锭细丝放光银子，递与鸨儿，道：“这一锭十两重，足色足数，请妈妈收着。”又摸出一小锭来，也递与鸨儿，又道：“这一小锭，重有二两，相烦备个小东。望妈妈就小可这件好事，生死不忘。日后再有孝顺。”

九妈见了这锭大银，已自不忍释手，又恐怕他一时高兴，日后没了本钱，心中懊悔，也要尽他一句才好；便道：“这十两银子，你做经纪的人，积趱不易，还要三思而行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主意已定，不要你老人家费心。”

九妈把这两锭银子，收于袖中，道：“是便是了，还有许多烦难哩。”秦重道：“妈妈是一家之主，在甚烦难？”九妈道：“我家美儿往来的，都是王孙公子，富室豪家，真个是‘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’。他岂不认得你是做经纪的秦小官，如何肯接你？”秦重道：“但凭妈妈怎的委曲宛转，成全其事，大恩不敢有忘。”

九妈见他十分坚心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扯开口笑道：“老身已替你排下计策，只看你缘法如何。做得成不要喜，做不成不要怪。美儿昨日在李学士家陪酒，还未曾回。今日是黄衙内约下游湖。明日是张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诗社。后日是韩尚书的公子，数日前送下东道在这里。你且到大后日来看。还有句话：这几日，你且不要来我家卖油，预先留下体面。又有句话：你穿着一身的布衣布裳，不象个上等嫖客，再来时，换件绸缎衣服，叫这些丫头们认不出你是秦小官，老娘也好与你装谎。”

秦重道：“小可一一理会得。”说罢，作别出门，且歇这三日生理不去卖油。到典铺里买了一件见成半新不旧的绸衣，穿在身上，到街坊闲走，演习斯文模样。正是：

未识花院行藏，先习孔门规矩。

丢过那三日不题。到第四日，起个清早，便到王九妈家去，去得太早，门还未开。意欲转一转再来。这番妆扮希奇，不敢到昭庆寺去，恐怕和尚们批点。且到十景塘散步。良久又转来。王九妈家门已开了。那门前却安顿得有轿马，门内有许多仆人在那里闲坐。秦重虽然老实，心下倒也乖巧，且不进门，悄悄的招那马夫问道：“这轿马是谁家的？”马夫道：“韩府里来接公子的。”

秦重已知韩公子夜来留宿，此时还未曾别。重复转身到一个饭店之中，吃了些见成茶饭，又坐了一回，方才到王家探信。只见门前轿马已自去了。进得门时，王九妈迎着便道：“老身得罪，今日又不得工夫了。恰才韩公子拉去东庄赏早梅。他是个长嫖，老身不敢违拗。闻得说来日还要到灵隐寺访

了个棋师赌棋哩。齐衙内又来约过两三次了。这是我家房主，又是辞不得的。他来时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，连老身也定不得个日子。秦小官，你真个要嫖，只索耐心再等几时。不然，前日尊赐，分毫不动，要便奉还。”秦重道：“只怕妈妈不作成；若还迟中无失，就是一万年，小可也情愿等着。”九妈道：“恁地时，老身便好主张。”

秦重作别，方欲起身，九妈又道：“秦小官人，老身还有句话：你下次若来讨信，不要早了。约莫申牌时分，有客没客，老身把个实信与你。倒是越晏些越好。这是老身的妙用，你休错怪。”秦重连声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这一日，秦重不曾做买卖。次日，整理油担，挑往别处去生理，不走钱塘门一路。每日生意做完，傍晚时分，就打扮齐整，到王九妈家探信，只是不得工夫，又空走了一月有余。

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，大雪方霁，西风过后，积雪成冰，好不寒冷，却喜地下干燥。秦重做了大半日买卖，如前妆扮，又去探信。王九妈笑容可掬，迎着道：“今日你造化，已是九分九厘了。”秦重道：“这一厘是欠着什么？”九妈道：“这一厘么？正主儿还不回家。”秦重道：“可回来么？”九妈道：“今日是俞太尉家赏雪，筵席就备在湖船之内。俞太尉是七十岁的老人家，风月之事，已自没分，原说过黄昏送来。你且到新人房里吃杯烫风酒，慢慢的等他。”秦重道：“烦妈妈引路。”

王九妈引着秦重，湾湾曲曲，走过许多房头，到一个所在，不是楼房，却是个平屋三间，甚为高爽。左一间是丫鬟个空房，一般有床榻桌椅之类，却是备官铺的；右一间是花魁娘子卧室，锁着在那里；两傍又有耳房。中间客座，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；香几上博山古铜炉。烧着龙涎香饼；两旁书桌，摆设些古玩，壁上贴许多诗稿。秦重愧非文人，不敢细看。心中想道：“外房如此整齐，内室铺陈，必然华丽。今夜尽我受用，十两一夜，也不为多。”九妈让秦小官坐于客位，自己主位相陪。

少顷之间，丫鬟掌灯过来，抬下一张八仙桌儿，六碗时新果子，一架攒盒，佳肴美醢，未曾到口，香气扑鼻。九妈执杯相劝道：“今日众小女都有客，老身只得自陪。请开怀畅饮几杯。”

秦重酒量本不高，况兼正事在心，只吃半杯；吃了一会，便推不饮。九妈道：“秦小官想饿了？且用些饭，再吃酒。”丫鬟捧着雪花白米饭一吃一添。放于秦重面前，就是一盏杂和汤。鴛儿量高，不用饭，以酒相陪。秦重吃一碗就放着。九妈道：“夜长哩，再请些。”秦重又添了半碗。丫鬟提个行灯来说：“浴汤热了，请客官洗浴。”

秦重原是洗过澡来的，不敢推托，只得又到浴堂，肥皂香汤，洗了一遍。重复穿衣入坐。九妈命撤去肴盒。用暖锅下酒。此时黄昏已绝，昭庆寺里的钟都撞过了。美娘尚未回来：

玉人何处贪欢耍？等得情郎望眼穿。

常言道：“等人心急。”秦重不见表子回家，好生气闷。却被鴛儿夹七夹八说些风话劝酒，不觉又过了一更天气。只听外面热闹闹的，却是花魁娘子回家。丫鬟先来报了，九妈连忙起身出迎。秦重也离座而立。只见美娘吃得大醉，侍女扶将进来。到于门首，醉眼朦胧，看见房中灯烛辉煌，杯盘狼藉，立住脚，问道：“谁在这里吃酒？”九妈道：“我儿，便是我向与你说的秦小官人。他心中慕你多时的，送过礼来，因你不得工夫，耽搁他一月有余了。你今日幸而得空，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。”美娘道：“临安郡中并

不闻说起有什么秦小官人，我不去接他。”转身便走。九妈双手托开，即忙拦住道：“他是个志诚好人，娘不误你。”

美娘只得转身，才跨进房门，抬头一看，那人有些面善，一时醉了，急切叫不出来，便道：“这个人我认得他的，不是有名称的子弟，接了他，被人笑话。”九娘道：“我儿，这是涌金门内开缎铺的秦小官人。当初我们住在涌金门时，想你也曾会过，故此面善。你莫识认错了？做娘的见他来意至诚，一时许了他，不好失信。你看做娘的面上，胡乱留他一晚。做娘的晓得不是了，明日却与你陪礼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推着美娘的肩头向前。美娘拗妈妈不过，只得进房相见。正是：

千般难出虔婆口，万般难脱虔婆手。

饶君纵有万千般，不如跟着虔婆走。

这些言语，秦重一句句都听得，佯为不闻。美娘万福过了，坐于侧首，仔细看着秦重，好生疑惑，心里甚是不悦，嘿嘿无言，唤丫鬟将热酒来，斟着大钟。鸨儿只道他敬客，却自家一饮而尽。九妈道：“我儿醉了，少吃些么。”美娘哪里依他，答应道：“我不醉。”一连吃了十来杯。这是酒后之酒，醉中之醉，自觉立脚不在。唤丫鬟开了卧房，点上银灯，也不卸头，也不解带，脱了绣鞋，和衣上床，倒身而卧。

鸨儿又劝了秦重几杯酒。秦重再三告止。鸨儿送入卧房，向耳边分付道：“那人醉了，放温存些。”又叫道：“我儿起来，脱了衣服，好好的睡。”美娘已在梦中，全不答应。鸨儿只得去了。丫鬟收拾了杯盘之类，抹了桌子，叫声“秦小官人，安置吧。”秦重道：“有热茶要一壶。”丫鬟泡了一壶浓茶，送进房里。带转房门，自去房中安歇。

秦重看美娘时，面对里床睡得正熟，把锦被压在身下。秦重想酒醉之人，必然怕冷，又不敢惊醒他。忽见栏杆上又放着一床大红紵丝的锦被，轻轻的取下，盖在美娘身上，把银灯挑得亮亮的，取了这壶热茶，脱鞋上床，捱在美娘身边，左手抱着茶壶在怀，右手搭在美娘身上，眼也不敢闭一闭。正是：

未曾握雨携云，也算偎香倚玉。

却说美娘睡到半夜，醒将转来，自觉酒力不胜，胸中似有满溢之状，爬起来，坐在被窝中，垂着头，只管打干噎。秦重慌忙也坐起来，知他要吐，放下茶壶，用手抚摩其背。良久，美娘喉间忍不住了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美娘放开喉咙便吐。秦重怕污了被窝，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张开，罩在他嘴上，美娘不知所以，尽情一呕；呕毕，还闭着眼讨茶嗽口。秦重下床，将道袍轻轻脱下，放在地平之上，摸茶壶还是暖的，斟上一瓯香喷喷的浓茶，递与美娘。美娘连吃了二碗，胸中虽然略觉豪燥，身子兀自倦怠，仍旧倒下，向里睡去了。秦重脱下道袍，将吐下一袖的腌臢，重重裹着，放于床侧，依然上床，拥抱似初。

美娘那一觉，直睡到天明方醒；复身转来，见旁边睡着一人，问道：“你是那个？”秦重答道：“小可姓秦。”美娘想起夜来之事，恍恍惚惚，不甚记得真了，便道：“我夜来好醉！”秦重道：“也不甚醉。”又道：“可曾吐么？”秦重道：“不曾。”美娘道：“这样还好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我记得曾吐过的。又记得吃过茶来。难道做梦不成？”秦重方才说道：“是曾吐来。小可见小娘子多了杯酒，也防着要吐，把茶壶暖在怀里。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。小可斟上，蒙小娘子不弃，饮了两瓯。”美娘大惊道：“膈巴巴的吐在哪里？”秦重道：“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，是小可把袖子盛了。”美娘

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秦重道：“连衣服裹着，藏过在那里。”美娘道：“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。”秦重道：“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，得沾小娘子的余沥。”美娘听说，心下想道：“有这般识趣的人！”心里已有四五分欢喜了。

此时开色大明，美娘起床小解。看着秦重，猛然想起是秦卖油，遂问道：“你实对我说，是什么样人？为何昨夜在此？”秦重道：“承花魁娘子下问，小子怎敢妄言。小可实是常来宅上卖油的秦重。”遂将初次看见送客，又看见上轿，心上想慕之极，及积趱嫖钱之事，备细述了一遍，“夜来得亲近小娘子一夜，三生有幸，心满意足！”

美娘听说，愈加可怜道：“我昨夜酒醉，不曾招待得你，你干折了许多银子，莫不懊悔？”秦重道：“小娘子天上神仙，小可惟恐伏侍不周。但不见责，已为万幸，况敢有非意之望！”美娘道：“你做经纪的人，积下些银两，何不留下养家？此地不是你来往的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单只一身，并无妻小。”

美娘顿了一顿，便道：“你今日去了，他日还来么？”秦重道：“只这昨宵相亲一夜，已慰平生，岂敢又作痴想？”美娘想道：“难得这好人！又忠厚，又老实！且又知情识趣，隐恶扬善，千百中难遇此一人！可惜是市井之辈，若是衣冠子弟，情愿委身事之！”

正在沉吟之际，丫鬟捧洗脸水进来，又是两碗姜汤。秦重洗了脸，因夜来未曾脱帻，不用梳头，呷了几口姜汤，便要告别。美娘道：“少住无妨，还有话说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可仰慕花魁娘子，在旁多站一时，也是好的。但为人岂不自揣！夜来在此，实是大胆。惟恐他人知道，有玷芳名，还是早些去了安稳。”

美娘点了一点头，打发丫鬟出房，忙忙的开了减妆，取出二十两银子，送与秦重，道：“昨夜难为了你，这银两权奉为资本，莫对人说。”秦重那里肯受。美娘道：“我的银子，来路容易，这些须酬你一宵之情，休得固逊。若本钱缺少，异日还有助你之处。那件污秽的衣服，我叫丫鬟清洗干净了，还你罢。”秦重道：“粗衣不烦小娘子费心。小可自会湔洗。只是领赐不当。”美娘道：“说那里话。”将银子帻在秦重袖内，推他转身。

秦重料难推却，只得受了，深深作揖，卷了脱下这件龌龊道袍，走出房门，打从鸨儿房前经过。保儿看见，叫声“妈妈，秦小官去了。”王九妈正在净桶上解手，口中叫道：“秦小官，如何去得恁早？”秦重道：“有些贱事，改日特来称谢。”

不说秦重去了。且说美娘与秦重虽然没点相干，见他一片诚心，去后好不过意。这一日因害酒，辞了客在家将息，千个万个孤老都不想，倒想秦重，整整的想了一日。有《挂枝儿》为证：

俏冤家，须不是串花街的子弟。你是个做经纪的本分人儿，那匡你会温存，能软款，知心知意？料你不是个使性的，料你不是个薄情的，几番待放下思量也，又不觉思量起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邢权在朱十老家，与兰花情热，见朱十老病发在床，全无顾忌。十老发作了几场。两人商量出一条计策来，夜静更深，将店中资本席卷，双双的“桃之夭夭”，不知去向。

次日天明，朱十老方知，央及邻里出了个失单，寻访数日，并无动静。深悔当日不合为邢权所惑，逐了朱重。“如今日久见人心。闻说朱重赁居众安桥下，挑担卖油，不如仍旧收了他回来，老死有靠。”只怕他记恨在心，

叫邻舍好生劝他回家，但记好，莫记恶。

秦重一闻此言，即日收拾了家伙，搬回十老家里。相见之间，痛哭了一场。十老将所存囊囊，尽数交付秦重。秦重自家又有二十余两本钱，得整店面，坐柜卖油。因在朱家，仍称朱重，不用秦字。

不上一月，十老病重，医治不痊，呜呼哀哉。朱重捶胸大恸，如亲父一般，殓殓成服，“七七”做了些好事。朱家祖坟，在清波门外。朱重举哀安葬，事事成礼。邻里皆称其厚德。事定之后，仍先开铺。原来这油铺是个老店，从来生意原好，却被邢权刻剥存私，将主顾弄断了多少。今见朱小官在店，谁家不来作成，所以生意比前越盛。

朱重单身独自，急切要寻个老成帮手。有个惯做中人的叫做金中，忽一日，引着一个五十余岁的人来。原来那人正是莘善，在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，因那年避乱南奔，被官兵冲散了女儿瑶琴，夫妻两口，凄凄惶惶，东逃西窜，胡乱的过了几年。今日闻临安兴旺，南渡人民，大半安插在彼，诚恐女儿流落此地，特来寻访，又没消息。把身边盘缠用尽，欠了饭钱，被饭店中终日赶逐，无可奈何。偶然听见金中说起朱家油铺要寻个卖油帮手，自己曾开过六陈铺子，卖油之事，都则在行，况朱小官原是汴京人，又是乡里，故此央金中引荐。

朱重问了备细，乡人见乡人，不觉感伤。“既然没处投奔，你老夫妻两中只住在我身边，只当个乡亲相处，慢慢的访着令媛消息，再作区处。”当下取两贯钱，把与莘善去还了饭钱，连浑家阮氏，也邻将来，与朱得相见了，收拾一间空房，安顿他老夫妻在内。两口儿也尽心竭力，内外相帮。朱重甚是欢喜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一年有余。多有人见朱小官年长未娶，家道又好，做人又志诚，情愿白白把女儿送他为妻。朱重因见了花魁娘子，十分容貌，等闲的不看在眼里，立心要访个出色的女子，方才肯成亲。此日复一日，担搁下去。正是：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

再说王美娘在九妈家，盛名之下，朝欢暮乐，真个口厌肥甘，身嫌锦绣。然虽如此，每遇不如意之处，或是子弟们任情使性，吃醋跳槽，或自己病中醉后，半夜三更，没人疼热，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处来，只恨无缘再会。也是桃花运尽，合当变更。一年之后，生出一段事端来。

却说临安城中有个吴八公子，父亲吴岳，见为福州太守。这吴八公子，新从父亲任上回来，广有金银。平日间也喜赌钱吃酒，三瓦两舍走动。闻得花魁娘子之名，未曾识面，屡屡遣人来约，欲要嫖他。美娘闻他气质不好，不愿相接，托故推辞，非止一次。那吴八公子也曾和着闲汉们亲到王九妈家几番，都不曾会。

其时清明节届，家家扫墓，处处踏青。美娘因连日游春困倦，且是积下许多诗画之债，未曾完得，分付家中，一应客来都与我辞去。闭了房门，焚起一炉好香，摆设文房四宝，方欲举笔，只听得外面沸腾，却是吴八公子，领着十余人狠仆，来接美娘游湖。因见鸨儿每次回他，在中堂行凶，打家打伙。直闹到美娘房前，只见房门锁闭。

原来妓家人有个回客法儿：小娘躲在房内，却把房门反锁，支吾客人，只推不在。那老实的就被他哄过了。吴公子是惯家，这些套子，怎地瞒得过。分付家人扭断了锁，把房门一脚踢开。美娘躲身不迭，被公子看见，不由分

说，叫两个家人左右牵手，从房内直拖出房外来。口中兀自乱嚷乱骂。王九妈欲待上前赔礼解劝，看见势头不好，只得闪过。家中大小，躲得没半个影儿。吴家狠仆牵着美娘出了王家大门，不管他弓鞋窄小，望街上飞跑。八公子在后，扬扬得意。直到西湖口，将美娘掬下了湖船，方才放手。

美娘十二岁到王家，锦绣中养成，珍宝般供养，何曾受恁般凌贱。下了船，对着船头，掩面大哭。吴八公子全不放下面皮，气忿忿的，像关去长单刀赴会，一把交椅朝外而坐，狠仆侍立于旁。一面分付开船，一面数一数二的发作一个不住：“小贱人！小娼根！不受人抬举！再哭时就讨打了！”

美娘那里怕他，哭之不已。船至湖心亭，吴八公子分付摆盒在亭子内，自己先上去了，却分付家人，叫那小贱人来陪酒。美娘抱住了栏干，那里肯去，只是号哭。八公子也觉没兴，自己吃了几杯淡酒，收拾下船，自来扯美娘。美娘双脚乱跳，哭声愈高。八公子大怒，叫狠仆拔去簪珥。美娘蓬着头，跑到船头上就要投水，被家童们扶住。公子道：“你撒赖便怕你不成！就是死了，也只费得我几两银子，不为大事！——一只送你一条性命，也是罪过。你住了啼哭时，我就放你回去，不难为你。”

美娘听说放他回去，真个住了哭。八公子分付移船到清波门外僻静之处，将美娘绣鞋脱下，去其裹脚，露出一对金莲，如两条玉笋相似。叫狠仆扶他上岸，骂道：“小贱人！你有本事，自走回家，我却没人相送！”说罢，一篙子撑开，再向湖中而去。正是：

焚琴煮鹤从来有，惜玉怜香几个知？

美娘赤了脚，寸步难行。思想：“自己才貌两全，只为落于风尘。受此轻贱。平昔枉自结识许多王孙贵客，急切用他不着，受了这般凌辱。就是回去，如何做人？倒不如一死为高。只是死得没些名目，枉自享个盛名。到此地位，看看村庄妇人，也胜我十二分。这都是刘四妈这个花嘴，哄我落坑堕堑，致有今日！自古红颜薄命，亦未必如我之甚！”越想越苦，放声大哭。

事有偶然。却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门外朱十老的坟上祭扫过了，打发祭物下船，自己步回，从此经过。闻得哭声，上前看时，虽然蓬头垢面，那玉貌花容，从来无两，如何认不得！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花魁娘子，如何恁般模样？”

美娘哀哭之际，听得声音厮熟，止啼而看，原来正是知情识趣的秦小官。美娘当此之际，如见亲人，不觉倾心吐胆，告诉他一番。朱重心下十分疼痛，亦为之流泪。袖中带得有白绫汗巾一条，约有五尺多长，取出劈半扯开，奉与美娘裹脚；亲手与他拭泪。又与他挽起青丝，再三把好言宽解。等待美娘哭定，忙去唤个暖轿，请美娘坐了，自己步送，直到王九妈家。

九妈不得女儿消息，在四处打探，慌迫之际，见秦小官送女儿回来，分明送一颗夜明珠还他，如何不喜！况且鸨儿一向不见秦重挑油上门，多曾听得人说他承受了朱家的店业，手头活动，体面又比前不同，自然刮目相待。又见女儿这模样，问其缘故，已知女儿吃了大苦，全亏了秦小官。深深拜谢，设酒相待。

日已向晚，秦重略饮数杯，起身作别。美娘如何肯放，道：“我一向有心于你，恨不得你见面。今日定然不放你弃去。”鸨儿也来攀留。

秦重喜出望外。是夜，美娘吹弹歌舞，曲尽平生之技，奉承秦重。秦重如做了一个游仙好梦，喜得魂荡魄消，手舞足蹈。夜深酒阑，二人相挽就寝。美娘道：“有一句心腹之言与你说，你休得推托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时，就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岂有推托之理？”美娘道：“我要嫁

你。”秦重笑道：“小娘子就嫁一万个，也还数不到小可头上；休得取笑，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。”美娘道：“这话实是真心，怎说‘取笑’二字？我自十五岁被妈妈灌醉梳弄过了，此时便要从小可。只为未曾相处得人，不辨好歹，恐误了终身大事。以后相处的虽多，都是豪华之辈，酒色之徒，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，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？看来看去，只有你是个志诚君子。况闻你尚未娶亲，若不嫌我烟花贱质，情愿举案齐眉，白头奉侍。你若不允之时，我就将三尺白罗，死于君前，表白我这片诚心，也强如昨日死于村郎之手，没名没目，惹人笑话。”说罢，呜呜的哭将起来。

秦重道：“小娘子休得悲伤。小可承小娘子错爱，将天就地，求之不得，岂敢推托？只是小娘子千金声价，小可家贫力薄，如何摆布？也是力不从心了。”美娘道：“这却不妨。不瞒你说，我只为从良一事，预先积趱些东西，寄顿在外。赎身之费，一毫不赞你心力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娘子就是自己赎身，平昔住惯了高楼大厦，享用了锦衣玉食，在小可家如何过活？”美娘道：“布衣疏食，死而无怨。”秦重道：“小娘子虽然，只怕妈妈不依。”美娘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两个直说到天明。

原来黄翰林衙内的公子，齐太尉的舍人，这几个相知的人家，美娘都寄顿得有箱笼。美娘只推要用，陆续取到密地，约下秦重，叫他收置在家。然后一乘轿子，抬到刘四妈家，诉以从良之事。

刘四妈道：“此事老身前日原说过的，只是年纪还早，又不知你要从那一个？”美娘道：“姨娘，你莫管是什么人，少得依着姨娘的言语，是个真从良，乐从良，了从良，不是那不真、不假、不了、不绝的勾当。只要姨娘肯开口时，不愁妈妈不允。做侄女的别没孝顺，只有十两黄金，奉与姨娘，胡乱打些钗子。是必在妈妈前方便。事成之时，媒礼在外。”

刘四妈看见这金子，笑得眼儿没缝，便道：“自家女儿，又是美事，如何要你的东西？这金子权时领下，只当与你收藏。此事都在老身身上。只是你娘把你当个摇钱之树，等闲也不轻放你出去，怕不要千把银子？那主儿可是肯出手的么？也得老身见他一见。与他讲通方好。”美娘道：“姨娘莫管闲事，只当你侄女自家赎身便了。”刘四妈道：“妈妈可晓得你到我家来？”美娘道：“不晓得。”四妈道：“你且在我家便饭。待老身先到你家，与妈妈讲。讲得通时，然后来报你。”

刘四妈雇乘轿子，抬到王九妈家。九妈相迎之内。刘四妈问起吴八公子之事。九妈告诉了一遍。四妈道：“我们行户之家，倒是养成个半低不高的丫头，尽可赚钱，又且安稳，不论什么客就接了，倒是日日不空的。侄女只为声名大了，好似一块鲞鱼落地，马蚁儿都要钻他。虽然热闹，却也不得自在。说便十两一夜，也只是个虚名。那些王孙公子来一遍，动不动有几个帮闲，连宵达旦，好不费事。跟随的人又不少，个个要奉承得他到。一些不到之处，口里就出租，哩哩罗哩的骂人，还要暗损你家伙。又不好告诉他家主，受了若干闷气。况且山人墨客，诗社棋社，少不得一月之内，又有几日官身。这些富贵子弟，你争我夺，依了张家，违了李家，一边喜，少不是一边怪了。就是吴八公子这一个风波，吓杀人的。万一失蹉，却不连本送了？官宦人家，与他打官司不成！只索忍气吞声。今日还亏着你家香烟高，太平没事，一个霹雳空中过去了。倘然山高水低，悔之无及。妹子闻得吴八公子不怀好意，还要与你家索闹。侄女的性子又不好，不肯奉承人，第一这一件乃是惹祸之本。”

九妈道：“便是这件，老身好不担忧。就是这八公子，也是有名有称的人，又不是下贱之人，这丫头抵死不肯接他，惹出这场寡气。当初他年纪小时，还听人教训；如今有了个虚名，被这些富贵子弟夸他奖他，惯了他情性，骄了他气质，动不动自作自主，逢着客来，他要接便接，他若不情愿时，便是九牛也休想牵得他转！”

刘四妈道：“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，都则如此。”王九妈道：“我如今与你商量：倘若有个肯出钱的，不如卖了他去，倒得干净，省得终身担着鬼胎过日。”刘四妈道：“此言甚妙。卖了他一个，就讨得五六个。若凑巧撞得着相应的，十来个也讨得的，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！”

王九妈道：“老身也曾算计过来。那些有势有力的不肯出钱，专要讨人便宜；及至肯出几两银子的，女儿又嫌好道德，做张做智的不肯。若有好主儿，妹子做媒，作成则个。倘若这丫头不肯时节，还求你撺掇。这丫头，做娘的话也不听，只你说得他信，话得他转。”

刘四妈呵呵大笑道：“做妹子的此来，正为与侄女做媒。你要多少银子，便肯放他出门？”九妈道：“妹子，你是明理的人。我们这行户中，只有贱买，那有贱卖？况且美儿数年盛名，满临安谁不知他是花魁娘子？难道三百四百，就容他走动？少不得要足千金。”

刘四妈道：“待妹子去讲。若肯出这个数目，做妹子的便来多口；若合不着时，就不来了。”临行时又故意问道：“侄女今日在那里？”王九妈道：“不要说起，自从那日吃了吴八公子的亏，怕他还来淘气，终日里抬个轿子，各宅去分诉。前日在太尉家，昨日在黄翰林家，今日又不知到那家去了。”

刘四妈道：“有了你老人家做主，按定了坐盘星，也不容侄女不肯。万一不肯时，做妹子的自会劝他。只是寻得主顾来，你却莫要拿班做势。”九妈道：“一言既出，并无他说。”九妈送至门首。刘四妈叫声“聒噪”，上轿去了。这才是：

数黑论黄雌陆贾，说长话短女随何。

若还都像虔婆口，尺水能兴万丈波。

刘四妈回到家中与美娘说道：“我对你妈妈如此说，这般讲，你妈妈已自肯了。只要银子见面，这事立地便成。”美娘道：“银子已曾办下，明日姨娘千万到我家来，玉成其事，不要冷了场，改日又费讲。”四妈道：“既然约定，老身自然到宅。”美娘别了刘四妈，回家一字不题。

次日午牌时分，刘四妈果然来了。王九妈问道：“所事如何？”四妈道：“十有八九，只不曾与侄女说过。”四妈来到美娘房中，两个相叫了，讲了一回说话。四妈道：“你的主儿到了不曾？那话儿在那里？”美娘指着床头道：“在这几只皮箱里。”美娘把五六只皮箱一时都开了，五十两一封，搬出十三四封来；又把些金珠宝玉算价，足够千金之数。把个刘四妈惊得眼中出火，口内流涎，想道：“小小年纪，这等有肚肠！不知如何设法积下许多东西？我家这几个粉头，一般接客，赶得着他那里！不要说不会生发，就是有几文钱在荷包里，闲时买瓜子磕，买糖儿吃，两条脚带破了，还要做妈的与他买布哩。偏生九阿姐造化讨得着，平时赚了若干钱钞，临出门还有这一注大财；又是取诸官中，不劳余力。”这是心中暗想之语，却不曾说出来。

美娘见刘四妈沉吟，只道他作难索谢，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绸，两股宝钗，一对凤头玉簪，放在桌上，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奉与姨娘为伐柯之敬。”刘四妈欢天喜地，对王九妈说道：“侄女情愿自家赎身，一般身价，并不短少

分毫。比着孤老赎身更好。省得闲汉们从中说合，费酒费浆，还要加一加二的谢他。”

王九妈听得女儿皮箱内有许多东西，倒有个怫然之色。你道却是为何？世间只有鸨儿最狠，做小娘的设法些东西，都送到他手里，才是快活；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笼内，鸨儿晓得些风声，专等女儿出门，揸开锁钥，翻箱倒笼，取个罄空。只为美娘盛名之下，相交都是大头儿，替做娘的挣得钱钞，且又性格有些古怪，等闲不敢触他；故此，卧房里面，鸨儿的脚也不搨进去。谁知他如此有钱！

刘四妈见九妈颜色不善，便猜着了，连忙道：“九阿姐，你休得三心两意。这些东西，就是侄女自家积下的，也不是你本分之钱。他若肯花费时，也花费了。或是他不长进，把来津贴了得意的孤老，你也那里知道？这还是他做家的好处。况且小娘自己手中没有钱钞，临到从良之际，难道赤身赶他出门？少不得头上脚下，都要收拾得光鲜，等他好去别人家做人。如今他自家拿得出这些东西，料然一丝一线，不费你的心。这一注银子，是你完完全全罄在腰胯里的。他就赎身出去，怕不是你女儿？倘然他挣得好时，时朝月节，怕他不来孝顺你？就是嫁了人时，他又没有亲爹亲娘，你也还去做得着他的外婆，受用处正有哩。”

只这一套话，说得王九妈心中爽然，当下应允。刘四妈就去搬出银子，一封一封兑过，交付与九妈，又把这些金珠宝玉，逐件指物作价。对九妈说道：“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价钱。若换与人，还便宜得几十两银子。”

王九妈虽同是个鸨儿，倒是个老实头，但凭刘四妈说话，无有不纳。刘四妈见王九妈收了这注东西，便叫亡八写了婚书，交付与美儿。美儿道：“趁姨娘在此，奴家就拜别了爹妈出门，借姨娘家住一两日，择吉从良。未知姨娘允否？”刘四妈得了美娘许多谢礼，生怕九妈翻悔，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门，完成一事，便道：“正该知此。”

当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台拜匣皮箱铺盖之类。但是鸨儿家中之物，一毫不动。收拾已完，随着四妈出房，拜别了假爹假妈，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。王九妈一般哭了几声。美娘唤人挑了行李，欣然上轿，同刘四妈到他家去。四妈出一间幽静的好房，顿下美娘行李。众小娘都与来美娘叫喜。

是晚，朱重差莘善到刘四妈家讨言，已知美娘赎身出来。择了吉日，笙箫鼓乐娶亲。刘四妈就做大媒送亲。朱重与花魁娘子花烛洞房，欢喜无限：

虽然旧事风流，不减新婚佳趣。

次日，莘善老夫妻请新人相见，各各厮认，吃了一惊；问起根由，至亲三口头抱头而哭。朱重方才认得是丈人丈母；请他上坐，夫妻二人重新拜见。亲邻闻知，无不骇然。是日整备筵席，庆贺两重之喜，饭酒尽欢而散。

三朝之后，美娘叫丈夫备下几副厚礼，分送旧相知各宅，以酬其寄顿箱笼之恩，并报他从良信息。此是美娘有始有终处。王九妈、刘四妈各有礼物相送，无不感谢。

满月之后，美娘将箱笼打开，内中都是黄白之资，吴綾蜀锦，何止百计，共有三千余金。都将匙钥交付丈夫，慢慢的买房买产，整顿家当。油铺生理，都是丈人莘公管理。不上一年，把家业挣得花锦般相似，驱奴使婢，甚有气象。

朱重感谢天地神明保佑之德，发心于各寺庙喜舍合殿香烛一套，供琉璃灯油三个月，斋戒沐浴，亲往拈香礼拜。先从昭庆寺起，其他灵隐、法相、

净慈、天竺等寺，以次而行。

就是单说天竺寺是观音大士的香火，有上天竺、中天竺、下天竺三处，香火俱盛，却是山路，不通舟楫。朱重叫人挑了一担香烛，三担清油，自己乘轿而往。先到上天竺来。寺僧迎接上殿。老香火秦公点烛添香。

此时朱重居移气，养移体，仪容魁梧，非复幼时面目。秦公那里认得他是儿子，只因油桶上有个大大的“秦”字，又有“汴梁”二字，心中甚以为奇？

也是天然凑巧。刚刚到上天竺，偏用着这两只油桶。朱重拈香已毕，秦公托出茶盘，主僧奉茶，秦公问道：“不敢动问施主，这油桶上为何有此三字？”

朱重听得问声，带着汴梁人的土音，忙问道：“老香火，你问他怎么，莫非也是汴梁人么？”秦公道：“正是。”朱重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为何在此出家？共有几年了？”秦公把自己姓名乡里，细细告诉，“某年上避兵来此，因无活计，将十三岁的儿子秦重，过继与朱家，如今有八年之远，一向为年老多病，不曾下山部得信息。”

朱重一把抱住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孩儿便是秦重，向在朱家挑油买卖。正为要访求父亲下落，故此于油桶上写‘汴梁秦’三字，做个标识。谁知此地相逢！真乃天与其便！”众僧见他父子别了八年，今朝重会，各各称奇。

朱重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，与父亲同宿，各叙情节。次日取出中天竺、下天竺两个疏头换过，内中朱重仍改做秦重，复了本姓。两处烧香，礼拜已毕，转到上天竺，要请父亲回家安乐供养。秦公出家已久，吃素持斋，不愿随儿子回家。秦重道：“父亲别了八年，孩儿有缺侍奉。况孩子新娶媳妇，也得他拜见公公方是。”秦公只得依允。秦重将轿子与父亲乘坐，自己步行，直到家中。秦重取出一套新衣，与父亲换了，中堂设坐，同妻莘氏双双参拜。亲家莘公，亲母阮氏，齐来见礼。

此日大排筵席。秦公不肯开荤，素酒素食。次日，邻里敛钱称贺。一则新婚，二则新娘子家眷团圆，三则父子重逢，四则秦小官归宗复姓：共是四重大喜，一连吃了几日喜酒。

秦公不愿家居，思想上天竺故处清净出家。秦重不敢违亲之志，将银二百两，于上天竺另造净室一所，送父亲到彼居住。其日用供给，按月送去。每十日亲往候问一次，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。那秦公活到八十余。端坐而化。遗命葬于本山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，生下两个孩儿，俱读书成名。至今风月中市语，凡夸人善于帮衬，都叫做“秦小官”，又叫“卖油郎。”有诗为证：

春来处处百花新，蜂蝶纷纷竞采春。

堪笑豪家多子弟，风流不及卖油人。

（（醒世恒言》）

苏小妹三难新郎

聪明男子做公卿，女子聪明不出身。若许裙钗应科举，女儿那见逊公卿？

自混沌初辟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虽则造化无私，却也阴阳分位。阳动阴静，阳施阴受，阳外阴内。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，女子主一室之事。主四方之事的，顶冠束带，谓之丈夫；出将入相，无所不为；须要博古通今，达权知变。主一室之事的，三绺梳头，两截穿衣，一日之计，止无过糗殍井臼；终身之计，止无过生男育女。所以大家闺女，虽曾读书识字，也只要他识些姓名，记些帐目。他又不应科举，不求名誉，诗文之事，全不相干。然虽如此，各人资性不同。有等愚蠢的女子，教他识两个字，如登天之难。有等聪明的女子，一般过目成诵，不教而能。吟诗与李杜争强，作赋与班马斗胜，这都是山川秀气，偶然不钟于男而钟于女。且如汉有曹大家他是那班固之妹，代兄续成汉史。又有个蔡琰，制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流传后世。晋时有个谢道韞，与诸兄咏雪，有柳絮随风之句，诸兄都不及他。唐时有个上官婕妤，中宗皇帝教他品第朝臣之诗，臧否一一不爽。至于大宋妇人，出色的更多。就中单表一个作李易安，一个作朱淑真。她两个都是闺阁文章之伯，女流翰苑之才。论起相女配夫，也该对个聪明才子。怎奈月下老错注了婚籍，都嫁了无才无学之人，每每怨恨之情，形于笔札。有诗为证：

鸥鹭鸳鸯作一池，曾知羽翼不相宜！

东君不与花为主，何似休生连理枝！

那李易安有《伤秋》一篇，调寄《声声慢》：

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晓来急！雁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满地黄花堆积，憔悴损，如今有谁堪摘。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

朱淑真时值秋间，丈夫出外，灯下独坐无聊，听得窗外雨声滴点，吟成一绝：

哭损双眸断尽肠，怕黄昏到又昏黄。

那堪细雨新秋夜，一点残灯伴夜长！

后来刻成诗集一卷，取名《断肠集》。

说话的，为何单表那两个嫁人不着的？只为如个说一个聪明女子，嫁着一个聪明的丈夫，一唱一和，遂变出若干的话文。正是：

说来文士添佳兴，道出闺中作美谈。

话说四川眉州，古诗谓之蜀郡，又曰嘉州，又曰眉山。山有蟆顺、峨眉，水有岷江、环湖，山川之秀，钟于人物。生出个博学名儒来，姓苏名洵，字允明，别号老泉。当时称为“老苏。”老苏生下两个孩儿，大苏小苏。大苏名轼，字子瞻，别号东坡；小苏名辙，字子由，别号颖滨。二人都有文经武纬之才，博古通今之学，同科及第，名重朝廷，俱拜翰林学士之职。天下称他兄弟，谓之“二苏。”称他父子，谓之“三苏。”这也不在话下，更有一桩奇处，那山川之秀，偏萃于一门。两个儿子未为希罕，又生个女儿，名曰小妹，其聪明绝世无双，真个闻一知二，问十答十。因他父兄都是个大才子。朝谈夕讲，无非子史经书；目见耳闻，不少诗词歌赋。自古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况且小妹资性过人十倍，何事不晓。十岁上，随父兄居于京师寓中，有绣球花一棵，时当春月，其花盛开。老泉赏玩了一回，取纸笔题诗。

才写得四句，报道：门前客到。老泉搁笔而起。小妹闲步到父亲书房之内。看见桌上有诗四句：

天巧玲珑玉一邱，迎眸烂熳总清幽。

白云疑向枝间出，明月应从此处留。

小妹览毕，知是咏绣球花所作，认得父亲笔迹，遂不待思索，续成后四句云：

瓣瓣折开蝴蝶翅，团团围就水晶球。

假饶借得香风送，何羨梅花在陇头。

小妹题诗依旧放在桌上，款步归房。老泉送客出门，复转书房。方欲续完前韵，只见八句已足。读之词意俱美。疑是女儿小妹之笔。呼而问之，写作果出其手。老泉叹道：“可惜是个女子！若是个男儿，可不又是制科中一个有名人物！”自此愈加珍爱，恣其读书博学，不复以女工督之。看看长成一十六岁，立心要妙选天下才子，与之为配。急切难得。忽一日，宰相王荆公着堂候官请老泉到府与之叙话。原来王荆公，讳安石，字介甫。未得第时，大有贤名。平时常不洗面，不脱衣，身上虱子无数。老泉恶其不近人情，异日必为奸臣，曾作《辨奸论》以讥之，荆公怀恨在心。后来见他大苏小苏连登制科，遂舍怨而修好。老泉亦因荆公相，恐妨二子进取之路，也不免曲意相交。正是：

古人结交在意气，今人结交为势利。

从来势利不同心，何如意气交情深。

是日，老泉赴荆公之召，无非商量些今古，议论了一番时事，遂取酒对酌，不觉忘怀酩酊。荆公偶然夸奖：“小儿王雱，读书只一遍，便能背诵。”老泉带酒答道：“谁家儿子读两遍”！荆公道：“到是老夫失言，不该班门弄斧。”老泉道：“不惟小儿只一遍，就是小女也只一遍。”荆公大惊道：“只知令郎大才，却不知有令爱。眉山秀气，尽属公家矣。”老泉自悔失言，连忙告退。荆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，递与老泉道：“此乃小儿王雱窗课，相烦点定。”老泉纳于袖中，唯唯而别。回家睡至半夜，酒醒，想起前事：“不合自夸女孩儿之才。今介甫将儿子窗课属吾点定，必为求亲之事。这头亲事，非吾所愿，却又无计推辞。”沉吟到晓，梳洗已毕，便将王雱所作，次弟看之，真乃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，又不自觉动了个爱才之意。“但不知女儿缘分如何？我如今将这文卷与女儿观之，看他爱也不爱。”遂隐下姓名，分付丫鬟道：“这卷文字，乃是个少年名士所呈，求我点定。我不得闲暇，转送与小姐，教他到批阅完时，速来回话。”丫鬟将文字呈上小姐，传达太老爷分付之语。小妹滴露研朱，从头批点，须臾而毕。叹道：“好文字！此必聪明才子所做。但秀气泄尽，华而不实，恐非久长之器。”遂于卷面批云：新奇藻丽，是其所长；含蓄雍容，是其所短。取巍科则有余，享大年则不足。

后来王雱十九岁中了头名状元，未几天亡。可见小妹知人之明。这是后话。却说小妹写罢批语，叫丫鬟将文卷纳还父亲。老泉一见大惊，“这批语如何回复得介甫！必然取怪。”一时污损了卷面，无可奈何。却好堂候官到门：“奉相公钧旨，取昨日文卷。面见太爷，还有话禀。”老泉此时，手足无措，只得将卷面割去，重新换过，加上好批语，亲手交与堂候官收讫。堂候官道：“相公还分付过，有一言动问：贵府小姐曾许人否？倘未许人，相府愿谐秦晋。”老泉道：“相府议亲，老夫岂敢不从，只是小女貌丑，恐不足当金屋之选。相烦好言达上。但访问自知，并非老夫推托。”堂候官领命，

回复荆公。荆公看见卷面换了，已有三分不悦。又恐怕苏小姐容貌真个不扬，不中儿子之意。密地差人打听。原来苏东坡学士，常与小妹互相嘲戏，东坡是一嘴胡子，小妹嘲云：

口角几回无觅处，忽闻毛里有声传。

小妹额颅凸起，东坡答嘲云：

未出庭前三五步，额头先到画堂前。

小妹又嘲东坡下颏之长云：

去年一点相思泪，至今流不到腮边

东坡因小妹双眼微翘，复答云：

几回拭眼深难到，留却汪汪两道泉。

访事的得此言，回复荆公，说：“苏小姐才调委实高绝。若论容貌，也只平常。”荆公遂将姻事搁起不题。然虽如此，却因相府求亲一事，将小妹才名播满京城。以后闻得相府亲事不谐，慕名来求者，不计其数。老泉都教呈上文字，把与女孩自阅。也有一笔涂倒的，也有点不上两句的。就中只有一卷，文字做得好。看他卷面写有姓名，叫做秦观。小妹批四句云：

今日聪明秀才，他年风流学士。

可惜二苏同时，不然横行一世

这批语明说秦观的文才，在大苏小苏之间，除却二苏，没人及得。老泉看了，已知女儿选中了此人。分付门上：“但是秦观秀才来时，快请相见。余的都与我辞去。”谁知众人呈卷的，都在讨信。只有秦观不到。却是为何？那秦观秀才字少游，他是扬州府高邮人。腹饱万言，眼空一世。生平敬服的，只有苏家兄弟，以下的都不在意。今日慕小妹之才，虽然衔玉不良售，又怕损了自己的名誉，不肯随行逐队，寻消问息。老泉见秦观不到，反央人去秦家寓所致意。少游心中暗喜，又想道：“小妹才名，得于传闻，未曾面试。又闻得他容貌不扬，额颅凸出，眼睛凹进，不知是何等鬼脸？如何得见他一面方可放心。”打听得三月初一日，要在岳庙烧香，趁此机会，改换衣装，觑个分晓。正是：

眼见方为的，传闻未必真。

若信传闻语，枉尽世间人。

从来大人家女眷入庙进香，不是早，定是夜。为甚么？早则人未来，夜则人已散。秦少游到三月初一日五更时分，就起来梳洗，打扮个游方道人模样：头裹青布唐巾，耳后露两个石碾的假玉环儿。身穿皂道袍，腰系黄绦，足穿净袜草履，头上挂一串拇指大的数珠，手中托一个金漆钵盂，侵早就到东岳庙前伺候。天色黎明，苏小姐出轿上殿。少游已看见了。虽不是妖娆美丽，却也清雅幽闲，全无俗韵。“但不知他才调真正如何？”约莫梦香已毕，少游却循廊而上，在殿左相遇。少游打个问讯云：

小姐有福有寿，愿发慈悲。

小妹应声答云：

道人何德何能，敢求布施！

少游又问讯云：

愿小姐身如药树，百病不生。

小妹一头走，一头答应：

随人口吐莲花，半文无舍。

少游随口又答云：

小娘子一天欢喜，如何撒手宝山？

小妹随口又答云：

风道人恁地贪痴，那得随身金穴！

小妹一头说，一头上轿。少游转身时，口中喃出一句道：“‘风道人’得对‘小娘子’，万千之幸！”小妹上了轿，全不在意。跟随的老院子，却听得了，怪这道人放肆，方欲回身寻闹，只见廊下走出一个垂髫的俊童，对着那道人叫道：“相公这里来更衣。”那道人便前走，童儿后随。老院子将童儿肩上悄地捻了一把，低声问道：“前面是那个相公？”童儿道：“是高邮秦少游相公。”老院子便不言语。回来时，就与老婆说知了。这句话就传入内里。小妹才晓得那比缘的道人是秦少游假妆的，付之一笑。嘱咐丫鬟们休得多口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秦少游那日饱看了小妹容貌不丑，况且应答如流，其才自不必言。择了吉日，亲往求亲。老泉应允。少不得下财纳币。此是二月初旬的事。少游急欲完婚，小妹不肯。他看定秦观文字，必然中选。试期已近，欲要象简乌纱，洞房花烛。少游只得依他。到三月初三礼部大试之期，秦观一举成名，中了制科。到苏府来拜丈人，就禀复完婚一事。因寓中无人，欲就苏府花烛。老泉笑道：“今日挂榜，脱白挂绿，便是上吉之日，何必另选日子。只今晚便在小寓成亲，岂不美哉！”东坡学士从傍赞成。是夜与小妹双双拜堂，成就了百年姻眷。正是：

聪明女得聪明婿，大登科后小登科。

是夜月明如昼。少游在前厅筵宴已毕，方欲进房，只见房门紧闭，庭中摆着小小一张桌儿，桌上排列纸墨笔砚，三个封儿，三个盏儿，一个是玉盏，一个是银盏，一个是瓦盏。青衣小鬟守立旁边。少游道：“相烦传语小姐，新郎已到，何不开门？”丫鬟道：“奉小姐之命，有三个题目在此。三试俱中式，方准进房。这三个纸封儿便是题目在内。”少游指着三个盏道：“这又是甚的意思？”丫鬟道：“那玉盏是盛酒的，那银盏里是盛茶的，那瓦盏是盛寡水的。三试俱中，玉盏内美酒三杯，请进香房。两试中了，一试不中，银盏内清茶解渴，直待来宵再试。一试中了，两试不中，瓦盏内呷口淡水，罚在外厢读书三个月。”少游微微冷笑道：“别个秀才来就举时，就要告命题容易了，下官曾应过制科，青钱万选，莫说三个题目，就是三百个，我何惧哉！”丫鬟道：“俺小姐不比平常盲试官，之乎者也应个故事而已。他的题目好难哩！第一题，是绝句一首，要新郎也做一首，合了出题之意，方为中式。第二题四句诗，藏着四个古人，猜得一个也不差，方为中式。到第三题，就容易了，止要做个七字对儿，对得好便得饮美酒进香房了。”少游道：“请第一题。”丫鬟取第一个纸封拆开，请新郎自看。少游看时，封着花笺一幅，写诗四句道：

铜铁投洪冶，蝼蚁上粉墙。

阴阳无二义，天地我中央。

少游想道：“这个题目，别人必定猜不着。则我曾假扮做云游道人，在岳庙化缘，去相那苏小姐。此四句乃含着‘化缘道人’四字，明明嘲我。”遂于月下取笔写诗一首于题后云：

化工何意把春催？缘到名园花自开。

道是东风原有主，人人不敢上花台。

丫鬟见诗完，将第一幅花笺摺做三叠，从窗隙中塞进，高叫道：“新郎交卷，第一场完。”小妹览诗，每句顶上一字，合之乃“化缘道人”四字，微微而笑。少游又开第二封看之，也是花笺一幅，题诗四句：

强爷胜祖有施为，凿壁偷光夜读书。

缝线路中常忆母，老翁终日倚门闾。

少游见了，略不凝思，一一注明。第一名是孙权，第二句是孔明，第三句是子思，第四句是太公望。丫鬟又从窗隙递进。少游口虽不语，心下想道：“两个题目，眼见难我不倒，第三题是个对儿，我五六岁时便会对句，不足为难。”再拆开第三幅花笺，内出对云：

闭门推出窗前月。

初看时觉道容易，仔细想来，这对出得尽巧。若对得平常了，不见本事。左思右想，不得其对。听得谯楼三鼓将阑，构思不就，愈加慌迫。却说东坡此时尚未曾睡，且来打听妹夫消息。望见少游在庭中团团而步，只里只管吟哦“闭门推出窗前月”七个字，右手做推窗之势。东坡想道：“此必小妹以此为难之。少游为其所困矣！我不解围，谁为撮合？”急切思之，亦未有好对。庭中有花缸一只，满满的贮着一缸清水，少游步了一回，偶然倚缸看水。东坡望见，触动灵机，欲待教他对了，诚恐小妹知觉，连累妹夫体面，不好看相。东坡远远站着咳嗽一声，就地下取小小砖片，投向缸中。那水为砖片所激，跃起几点，扑在少游面上。水中天光月影，纷纷淆乱。少游当下晓悟，遂援笔对云：

投石冲开水底天。

丫鬟交了第三遍试卷，只听呀的一声，房门大开，内又走出一个侍儿，手捧银壶，将美酒斟于玉盏之内，献上新郎，口称：“才子请满饮三杯，权当花红赏劳。”少游此时意气扬扬，连进三杯，丫鬟拥入香房。这一夜，佳人才子，好不称意。正是：

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

自此夫妻和美，不在话下。后少游宦游浙中，东坡学士在京，小妹思想哥哥，到京省视。东坡有个禅友，叫做佛印禅师，尝劝东坡急流勇退。一日寄长歌一篇，东坡看时，却也写得怪异每二字一连，共一百三十对字。你道写的是甚字

野野 鸟鸟 啼啼 时时 有有 思思 春春
气气 桃桃 花花 发发 满满 枝枝 莺莺
雀雀 相相 呼呼 唤唤 岩岩 畔畔 花花 红
红 似似 锦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
丽丽 山山 前前 烟烟 雾雾 起起
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水水 景
景 幽幽 深深 处处 好好 追追 傍傍
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
皎皎 洁洁 玲玲 珑珑 似似 坠坠 银银 花
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畔畔
草草 青青 双双 蝴蝶 蝶蝶 飞飞 来来
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里里 鸟鸟 啼啼 叫
叫 不不 休休 为为 忆忆 春春 光光 好好

杨杨 柳柳 枝枝 头头 春春 色色 秀秀

时时 常常 共共 饮饮 春春 浓浓 酒酒 似
似 醉醉 闲闲 行行 春春 色色 里里 相相
逢逢 竞竞 忆忆 游游 山山 水水 心心
息息 悠悠 归归 去去 来来 休休 役役

东坡看了两三遍，一时念将不出，只是沉吟。小妹取过，一览了然，便道：“哥哥，此歌有何难解！待妹子念与你听。”即时朗诵云：

野鸟啼，野鸟啼时时有思。有思春气桃花发，春气桃花发满枝。满枝莺雀相呼唤，莺雀相呼唤岩畔。岩畔花红似锦屏，花红似锦屏堪看。堪看山，山秀丽，秀丽山前烟雾起。山前烟雾起清浮，清浮浪促潺潺水。浪促潺潺水景幽，景幽深处好，深处好道游。追游傍水花，傍水花似雪，似雪梨花光皎洁。梨花光皎洁玲珑，玲珑似坠银花折。似坠银花折最好，最好柔茸溪畔草青青，双双蝴蝶飞来到。蝴蝶飞来到落花，落花林里鸟啼叫。林里鸟啼叫有休，不休为忆春光好。为忆春光好杨柳，杨柳枝头春色秀。枝头春色秀时常共饮，时常共饮春浓酒。春浓酒似醉，似醉闲行春色里。闲行春色里相逢，相逢竞忆游山水。竞忆游山水心息，心息悠悠归去来。归去来休休役役。

东坡听念，大惊道：“吾妹敏悟，吾所不及！若为男子，官位必远胜于我矣。”遂将佛印原写长歌，并小妹所定句读，都写出来，做一封儿寄与少游。因述自己再读不解，小妹一览而知之故。少游初看佛印所书，亦不能解。后读小妹之句，如梦初觉，深加愧叹。答以短歌云：

未及梵僧歌，词重而意复。字字如联珠，行行如宝玉。想汝惟一鉴，顾我劳三复。裁诗思远寄，因以真类触。汝其审思之，可表予心曲。

短歌后制成叠字诗一首，却又写得古怪：

转漏闻时离别
静 忆
期归阻久伊思

少游书信到时，正值东坡与小妹在湖上看采莲。东坡先拆书看了，递与小妹，问道：“汝能解否？”小妹道：“此诗乃仿佛印禅师之体也。”即念云：

静思伊久阻归期，久阻归期忆别离。
忆别离时闻漏转，时闻漏转静思伊。

东坡叹道：“吾妹真绝世聪明人也！今日采莲胜会，可即事各和一首，寄与少游，使知你我今日之游。”东坡诗成，小妹亦就。小妹诗云：

玉嗽声歌新阕
一 采
津杨绿在人莲

东坡诗云：

暮已时醒微力
酒 赏
飞如马去归花

照少游诗念出，小妹叠字诗，道是：

采莲人在绿杨津，在绿杨津一阕新。
一阕新歌声嗽玉，歌声嗽玉采莲人。

东坡叠字诗，道是：

赏花归去马如飞，去马如飞酒力微。
酒力微醒时已暮，醒时已暮赏花归。

二诗寄去，少游读罢，叹赏不已。其夫妇酬和之诗甚多，不能详述。后来少游以才史被徵为翰林学士，与二苏同官。一时郎舅三人，并居史职，古所希有。于是宣仁太后亦闻苏小妹之才，每每遣内官赐以绢帛或饮馔之类，索他题咏。每得一篇，宫中传诵，声播京都。其后小妹先少游而卒，少游思念不置，终身不复娶云。有诗为证：

文章自古说三苏，小妹聪明胜丈夫。
三难新郎真异事，一门秀气世间无。
(《醒世恒言》)

